

學中
國語文讀本



用適修自科義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中學
國語文讀本第二冊目錄

我的新生活觀(蔡元培)·····	一
記紹興志學會的三大願(蔡元培)·····	二
我所見的華僑總商會(梁紹文)·····	四
華僑的大腹賈與小苦力(梁紹文)·····	七
華僑社會之一斑(梁紹文)·····	一四
提倡學校後之華僑(梁紹文)·····	一七
赴法船中的報告(李思純)·····	一九
殖民政府對華僑辦學的妒視(梁紹文)·····	二六
紀英人摧殘教育始末(梁紹文)·····	二九
華民政務司與漢奸(梁紹文)·····	三六

世界上最懶惰的民族(梁紹文)·····	三九
笑(冰心女士)·····	四二
領事署與書報社(梁紹文)·····	四四
不輕易同化異族的特性(梁紹文)·····	四七
二十年前之維新人物(梁紹文)·····	四九
南洋之女豪傑(梁紹文)·····	五二
牆頭(俞平伯)·····	五八
一個鄉民的死(周作人)·····	五八
賣汽水的人(周作人)·····	六一
留法老學生之自述(徐特立)·····	六五
評非宗教同盟(梁啓超)·····	七〇

旅法兩週底感想(張夢九).....	八一
於福礦山實習記(張資平).....	九八
學術界應有的覺悟(盧子道).....	一〇五
歐行道中記(宰平).....	一一七
勞工神聖(蔡元培).....	一二二
洪水與猛獸(蔡元培).....	一三三
荒蕪了的花園(鄭振鐸).....	一三四
大恐懼(唐俟).....	一三七
雨後(郭沫若).....	一三八

中國語文讀本 第三冊

我的新生活觀

蔡元培

什麼叫舊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麼叫新生活？是豐富的，是進步的。舊生活的人，是一部份不作工，又不求學的，終日把吃着嫖賭作消遣，物質上一點也沒有生產，精神上也一點沒有長進。又一部份是整日作苦工，沒有機會求學，身體上疲乏得了不得，所作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過且過，豈不全是枯燥的麼？不作工的人，體力是逐漸衰退了，不求學的人，心力又逐漸萎靡了，一代傳一代，更衰退更萎靡，豈不全是退化麼？新生活是每一個人，每日有一定的作工，又一定的時候求學，所以製品日日增加，還不是豐富的麼？工是愈練愈熟的，熟了出產必能加多，而且「熟能生巧」，就能增出新工作來。學是有一部份講現在作工的道理，懂了這個道理，工作必能改良，又有一部份講別種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種道理，又可以改良別種的工。從簡單的工改到複雜的工，從容易的工改到繁難的工，從出產較少的工改到出產較多的工，而且有一種學問，雖然與工作

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學了以後，眼光一日一日的遠大起來，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來，生活上無形中增進許多幸福。這還不是進步的嗎？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人。有一個團體裏面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團體。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記紹興志學會的三大願

蔡元培

二十五年前，紹興有一個志學會。會員的姓字，現在還記得起的，是周亦輝，王積堂，周味蕪，戚升，程伯棠，五君。周亦輝是程朱派，王積堂是陸王派，這四位是領袖。雖然學派不同，在會中却沒有鬧過意見。後來王君及二周君先後病故，戚君專心做官，程君開也在宦途討生活，志學會久已無形消滅了。

他們用功的方法，是看書，寫札記。把札記互相傳觀，加以批評。札記的內容，大約與宋儒語錄相類，我憶曾見過一兩冊，也都忘了。

但聞他們有三大願：一，願天下無貧人；二，願天下無病人；三，願天下無惡人。當時我的朋友，大半

是治漢學的，把他們的三顧傳爲笑柄。但我覺得這三句話，確是言簡意賅，頗撲不破，所以至今還沒有忘掉。

現在社會上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貧富不均麼？不是資本家與勞動家的關係麼？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現在正逐漸進行。雖有完全解決的希望，一時還難達到，然也不見得永不能解決。將來工作與享用的支配，果能均平，就沒有富人，自然也就沒有貧人了。

現在衛生學非常發達，似乎人人可以却病。但因貧富懸絕的緣故，貧人的衣食住，決不能按照衛生的法則。富人又因有驕奢淫佚的力量，故意造病。醫生呢，又因避貧求富的緣故，或者不能禦病，反來助病。要是到沒有貧人的時候，這種弊端都沒有了。衛生學的進步，就是衛生術的普及，漸漸推行，或者可以達到沒有病人的境界。

照社會主義的看法，許多罪惡都是由貧富差別生起的。俗語說：「飽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就是這個意義。照犯罪學家的看法，許多罪惡，都是由病而起的。無論何等犯罪人，都是受他生理上病的影響。要是世界上已經沒有貧人，沒有病人，那裏還有罪人呢？

他們的三大願，照現在社會進行的速率推想起來，而到百年，或者可以完全達到。志學會諸君，雖沒有尋到能達這種目的的方法，但是他們的志願，是不錯的。我所以記出來，兼且說明一番。

我所見的華僑總商會

梁紹文

到了南洋之後，我覺得華僑所以能立足的，在於能夠作工和會做生意。因此，我的預定計劃先是調查華僑工商兩界的情形，然後再看他們學校狀況，其中令我們最應該注意的，就是華僑的總商會。

從旗生旅店到華僑總商會，不過兩里路左右，我是乘人力車去的。到了門前，見一座中國式的大公館模樣，門楣上寫着「新嘉坡華僑商務總會」九個大字。我心想「星架坡」與「新嘉坡」原來是同一個名稱。門口放着一張小藤繩織的竹柄平床，看門的印度人坐在上面盤腳坐着。入門是一個天井，種許多熱帶好看的花草。再入是一個大客廳，擺設中國的酸枝（紫色實木）桌椅，案上堆滿字條、簿冊、報紙等等，頗呈紛亂的樣子。過了客廳，兩邊走廊中間一個四方的天井，天井當中放着一盤小假山，兩廊掛的是團體的照片。走近一看，有一張照片通統穿的袍褂緞靴，戴

的翎頂紗帽，上寫着「光緒廿年穀月新嘉坡華僑商務總會開幕紀念」等字樣。相架兩傍，還掛着一副胡惟賢寫的對聯。再入就是二進的客堂，陳設沒有大客廳那樣宏麗，却也清景。對聯，字畫，四屏都掛得很好看，內進就是飯廳和廚房了。還有議事廳在全樓，土去一看，議事的位子是用長餐桌分兩邊排的，有一百個座位。牆上掛滿了二十四寸的半身相片，這就是商會的會員了。內中有一幅張弼士的相，恍惚在中國也會聽過這個名字，於是再多看他幾看，其餘未曾聽過他名字的，只大略的望了一過。

參觀了各處一過後，我心裏已經給他一個定評，就是「守舊」，無論那一種東西——大至一間房子，小至一張板櫈，——都足以表示他們守舊的精神。商會是商人最大而最有力的團體組織。他既然是趨向守舊的，那麼我雖還未見着華僑的商人，但已斷定他們是守舊的人物了。

有一位老學究的樣子，左手拿着二馬車（水烟筒的名稱），右手燒着一根紙捲，坐在客廳吸水烟，他見我是新從中國來，也很客氣的招呼我。我以為他是隔壁的塾師，問他貴姓大名。他說是姓王名會。再問他執業，他說是在這裏（指商會）當坐辦，我聽了，暗自奇怪，為什麼這樣大的商

會竟請一個老學究充坐辦！

後來我訪得王會儀是一個秀才，潮州人，到了南洋已經二十多年，始初本來是設塾教學，後來漸漸認得些商界的闊人，他應酬闊人的本事倒還不錯，所以就援引到商會裏充坐辦了。而且無論幾大的風潮，別的人倒了，他的位子還是安然無恙呢。

我和他談話的結果，知道這個會的組織是用會長兼評議制，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財政員一人，查賬員二人，評議員若干人，均由會員選舉，年選一次。坐辦係由會長聘任，本屆的會長是林義順，副會長是林推遷，都是星架坡有名的富商。通英屬南洋（包含馬來半島及馬六甲檳榔嶼在內）的華僑商會，以星架坡的爲最大，所以各處都承認他做一個商會的總機關，他有什麼提議和咨照的事，無不奉命惟謹，所以他的勢力竟居僑界的最高地位。

華僑分門別戶的界限很嚴，廣東人是面分廣幫——屬於梧州府的——潮幫，客幫及瓊幫——屬於海南涼州島的——數種，福建人當中，則分廈門幫，漳州幫，泉州幫，福州幫等數種，各以言語之同異劃分界限。在前清的時候，常常一言不合，兩幫就打起架來，像內地兩姓的械鬭一樣，現在此風

漸漸減少了。(選青光)

華僑的大腹賈與小苦力

梁紹文

英國人有一句自豪的話，就是「地球上有人烟的地方，便是英國國旗所飄揚的地方。」中國人亦有一種足以自豪的事，就是「世界上有人烟的處所，必定有華僑的足跡。」可見得華僑足與英國國旗比美，都是遍布全球的。不過英國國旗所到的地方，便是英國政治勢力所能及的地方，華僑所到的地方，只足以表示華人勤儉耐勞之精神而已。

許多人以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厚的國家，所以美國的華僑，一定是比別處的華僑富足些。這是大錯了，因為最有錢的華僑，不在美國而在南洋。在美國的華僑，多半業洗衣、洋廚及裁縫等工，作，假令能勤儉貯蓄，終身所得究竟有限，所以美國的華僑，最有錢的，不過三五十萬，已經是不多見了，過百萬的可說是找不出那一個。南洋呢，三五十萬家產的華僑隨處都有，過百萬的舉目皆是，過千萬的總有十數以上，過萬萬的亦有一兩個。為什麼南洋華僑這樣富有呢？因為南洋的華僑做大企業的居多，開礦山的，種膠樹的，開糖廠的，經營航業的等等，這等大企業，不發達則已，不

發達起來，那裏能夠限量他。所以許多今日明明是一個窮人，再過幾天，忽然可以變成鉅富，像這樣的人，南洋不知多少！

南洋有錢的華僑，並不是帶着什麼本錢到南洋做生意賺得來的，他們初到南洋的時候，都是一個窮光蛋，起首或是做工，或是種植，從勤儉和血汗博得來的工資，辛苦貯蓄，再從小企業，漸漸加入大企業，靠最銳利的眼光和最忠實的頭腦，得達到最後的勝利，便是他們成功一個大富翁的機會。現在因為是談星架坡的事實，所以我舉幾個星架坡的富豪，作我這一段話的證人。

前頭曾提及過一個林姓名推遷的，是星架坡華僑總商會的副會長，他是福建人，已經六十多歲了，他家產雖不及一千萬，但是他的面子很大，差不多人人都稱他做『老大哥』。他說了話之後，沒有人敢反抗，大膽說一句，他的命令總比黎元洪強得多，像這樣有錢有勢，實在可以稱得華僑中的闊人。但一考究他的出身，原來是一個很窮苦的挑夫，始初他因為都市的生活沒有鄉村那樣便宜，所以跑到一個礦山去當苦工，本來他是一個鄉下很忠厚的人，況兼能夠服勞耐苦，因此在那個礦山作工很久，經驗亦很豐富，後來礦已經掘盡了，礦主見無礦產可出，也將他拋棄了。

在殖民地的法律，凡是別人棄了的礦山，倘若你能招工來開掘，盈虧都算是你的，礦主再無干涉之權，俗語說「運氣好的時候，跌了一交反可以拾得金」，林推遷那時就是這種情形。他看見礦主已經將礦山不要了，他渾渾沌沌的自己一個人終日在那裏掘，別的人也不去作，究以他手頭所剩的錢有限，天天有出沒入，經不起一兩個月就用乾了，但是他一點也不顧慮，仍然天天向着那個礦山來掘。許多人笑他也不顧，罵他也不理，後來他頗有退悔的意思了，傍邊有一個人說可以借錢給他，於是再用苦功來掘，果然苦盡甘來，一日忽然發現了新礦苗，喜出望外的大招礦工共同開採，此時的林推遷已經不是從前的林推遷了。林推遷得着這座礦山後，一日興旺一日，沒有幾年間便成爲一個富翁了。他從前雖然是一個鄉下出來的笨伯，但有了錢後便可以做一個福至心靈的聰明人。

二十年前的南洋華僑，可以說是「好勇狠鬪」的華僑。差不多一年總有幾次械鬥，一月中總有幾次小衝突，爲什麼他們這樣喜歡打架呢？這就是一種華僑社會的問題了。

南洋從前的秘密社會，差不多人人總要加入的，倘若你不加入，就同「自外生成」一樣，萬萬

不能在那裏立脚。但是秘密結社當中，黨派的臭味格外厲害，他們既分爲什麼「三點會」，「哥佬會」，又復分爲什麼「致公堂」，「忠義堂」，種種名目，倘若你是致公堂的人，忽然被忠義堂的人欺負，那麼致公堂的全體會員，都有和忠義堂全體會員拚命的義務，因一髮而牽動全局的，常常皆有，所以「打架」是他們天天預備定的。但有一種好處，他們堂內的規矩，非常嚴肅，頭目有一個命令下來，無論如何艱難困苦，甚至出生入死都要照辦的。他們的頭目，要具備怎樣的資格才可以當得呢？必須人人折服而又疎財仗義，餘外還要有一種特別出衆的技能。然後可以人人公舉他做頭目。林推邊剛剛那幾種資格都具備，所以他的人都情願舉他做大頭目。後來叫慣了，因此總稱他做「老大哥」。

以上是講大腹賈中之以忠厚至誠成功的，往下再講一個目光銳利的大企業家——林秉祥，林秉祥是一個「呱嘩仔」，Wawa——土生華僑的特別名稱，他父親本來有點遺產給他，但是不多，他從少就經歷過許多商業的變遷，所以他的經驗多半是陶鎔得來的，歐戰以前，他在星架坡還不算一個富翁——止有三十萬家當，歐戰後就居然有四五十萬的產業，竟爲星架坡首屈

一指的富豪了。他一個人所辦的實業，航海則有和豐輪船公司，——航行香港汕頭星架坡緬甸一帶——銀行則有和豐銀行，保險則有和豐保險公司，水泥廠則有和豐水門汀製造廠，米行則有和豐大米行，——在法屬西貢，更有和豐椰油廠等等，這都是憑他銳利的眼光與偉大的魄力經營得來的大企業。有一次他對我說每日沒有一點鐘得閒，雖是食飯的時間，亦有許多客或是手下人來要他指示方略，晚上睡的時候，仍然在那裏計劃應進行的事項，但他已經慣了，反不覺得苦。

在他體格方面看來是一個極瘦削的人，但兩目炯炯有異光，他的決斷力極其充足而敏捷，隨便那種問題到他眼前，止三兩句話就可解決，神智聰慧非常，他雖在南洋，而國內事項均極明瞭，間或下些批評，亦頗適當。

在中國南部有一句極流行的話，就是「金山丁」，「南洋伯」這兩個代名詞，內裏包含的意思，是說華僑都可以巧騙的。「丁」是頭腦單簡，隨便可欺，伯是「笨伯」糊裏糊塗之謂。在金山（美國）的華僑和南洋的華僑，都以豪富聞於國內，所以國內許多狡些的人，都想假借名義，騙騙他。

們的錢。但是林秉祥是一個很精敏的人，所以別人上當的東西，他總不會上當。因此，在星架坡的閩人，相約大家以林秉祥爲標準，倘若林秉祥以爲可的事，大家跟着去辦就是了，設或林秉祥以爲不可，大家都只得袖手傍觀了。所以他和林推遷是兩樣的，一個以渾厚成功，一個以精警發達，都是星架坡數一數二的大腹賈。華僑的苦力，大部分爲洋車夫，頭碼上的扛運夫，礦山裏的礦工，橡園內的農役，工廠中的藝徒等等。他們的工值，要比國內苦力高得多，洋車夫可以賺四塊洋錢一日，最少亦有兩元以外，挑夫則兩塊三塊不等，要看當天的生意而定，礦工勤的亦可賺到三塊洋錢。本來沒有嗜好而能勤儉的貯蓄三幾百塊，不算難事。但是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我們萬萬想不到的，就是一班苦力，十個總有九個吸鴉片烟。那一個不食鴉片的呢，不是爛賭便是狂嫖，所以他們都是糊裏糊塗的做了外鄉土地爲止，能夠發財回來中國的，一萬個找不着一個。他們因爲黑米白米一齊來，雖然工錢每日可以賺兩三塊，除了這兩大椿開支外，却已所餘無幾，因此他們所住的地方，成一種特別貧民窟——這種貧民窟恐怕比北京和漢口的貧民窟都不如——因爲臭氣格外大。英國殖民政府，對於華僑辦教育就想法子禁止，惟有華僑食鴉片烟和賭博

打架的事，就完全取獎勵態度，這也可曉得他的用意在什麼地方了。

華僑的苦力，扛重的本事極大，我有一次見一個苦力可以扛八百斤的鐵夾板，氣不發喘，面不改色，兩腳踏地，地爲之震動，其力亦可謂猛。但他們氣力之大，僅足供外人作牛馬驅使，此豈非既可憐亦復可憫嗎？

我始初替他們想：一日賺這許多工錢，每天能夠貯蓄一元，三年內已可致千金之富，歸國當不失爲小康之家了。就令一月貯十元，一年就可得一百二十元，十年之內，亦有大椿資財還鄉過安樂日子，何必一定要終身受苦，死作異鄉之鬼呢？後來有人對我說，他們所以終身作苦力的，有好幾種原因，譬如在鑛山開鑛的，每日食飯粗劣異常，幾乎有飯無菜，鑛主却在鄰近擺些小菜出賣，高擡其價，儘量賒給工人，待月尾發工資時扣回，這樣方法既可以多賺得一筆工人的飯菜錢，又可以使工人常常在鑛山裏做工，這豈不是對於鑛主一方面很有益處嗎？然而工人就越弄越窮了。資本家對待工人的手段，這還不算毒辣，因爲有些能捱苦的工人，雖每餐食白飯，亦能夠一樣的做工，再加勤勤儉儉，三五年間便可不作鑛工而經營別的事業了，這一點對於鑛主豈不是少

了一些供他驅使的人嗎？所以資本家又出別種引誘的方法，務使作工的窮苦異常，不能出來經營別的事項爲止，於是在鐵山旁邊開賭場兼開鴉片烟館，或是在鄰近設些妓院，總要令你所賺的工錢，用到淨盡纔了，工人頭腦簡單，怎樣經得起這許多的誘惑？所以一百個工人，最少有九十個是深染嗜好的，就是這層道理。（選青光）

華僑社會之一斑

梁紹文

華僑社會，可大別爲兩部分：就是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資本階級的社會，最觸我們眼簾的有下列幾種：

（一）公館 華僑稱呼的「公館」和國內稱呼的「公館」，意思完全兩樣，國內稱「公館」是大住家的別名，華僑稱「公館」是一種俱樂部的普通名詞，資本家和資本家組織一所娛樂的地方，他們不叫「俱樂部」而叫「公館」，所以公館是閩人聚集之處，每一間公館，都請一個講究的廚師，每日黃昏，就是資本家在公館聚餐的時候，他們都以在公館食晚飯爲闊，食畢，有吸鴉片的，有邀歌妓奏曲的，有叉麻雀的，各隨所樂，直至夜午十二點力散。

(二)汽車 南洋各埠，路政最好，凡鐵路可通行的地方，必定汽車亦可通行。因此，雖中資階級的人，亦樂於置備一輛汽車，所以南洋的汽車極便宜（每點鐘兩元）而又極多。每早九點鐘馬路上的汽車，常常連續的走數十分鐘不停，十字路口之交通，每每因此隔斷。但是車上的乘客，絕少看見華服麗裝的人，他們總穿着一套白帆布西裝，簡潔而不事修飾，倘不是坐在汽車裏，必不估他是個闊人。

(三)白蘭地酒 我始初以為寒帶的人，喜歡飲酒，因為飲了可以禦寒，誰知到了南洋，見南洋華僑豪飲，北京山東的人實在不及。而且華僑喜歡飲的酒，多半是「三星白蘭地」，一人飲一瓶的，平常都可以，若在興豪的時候，還不止此數。但有一層，能飲「三星白蘭地」的，止限於資本階級。

(四)別墅 星架坡以東的地方，是天然的海浴場，海灘由淺而深，皆沙底，每日夕陽將下之時，男男女女，多半到此洗海水浴，因此，近海邊的地方，資本家都築有別墅。上午在市廳辦公室內辦事，下午到別墅乘涼，他們叫這作「食風」，「食風」是閩人纔辦得來，無產階級，止有看着別人「

食風」罷了。

上述的，是資本階級最觸我們眼簾的幾種。有人說，他們的「公館」，止是一種藏垢納污的機關，究竟對於他們沒有多大的好處。

不錯，照消極道德方面講來，這是不應該存在的。但是一種東西，他能夠存在一個地方，總有他本身的價值，大概華僑的大買賣，多半在公館內成功。如有一樁生意，別的地方不便談的，只好在公館裏來談。又如地方有什麼公益事，或是國內有什麼人來，接洽的唯一場所，就是公館。從前的革命黨在南洋各地方能夠籌得許多款的，全靠這種地方公館的集合。

無論什麼時候，到了闊人家裏，總看見孫中山和汪精衛的二十四寸半身大相架，而且他們多半將這種相架正正的供在堂中，恍惚敬關公的，將關公神像安在神臺一樣。我想孫中山能得華僑這樣信仰，完全由下列兩種條件得來：

（甲）華僑久被外人壓迫，政府不能保護，孫中山提倡革命，華僑精神爲之一振，以爲革命後有強健政府，自身或者可免外人歧視，因此，於不知不覺中遂奉之如天帝。

(乙)華僑素日腦筋單簡，而受刺激極深，孫中山最善演說，故一觸其機，愛國之熱誠，乘勢澎湃，引導之人，自能得彼等好感。

十五年以前，革命保皇兩派的勢力，支配了華僑的社會，革命派對於華僑社會的好處，就是能夠振作他們的精神，打破了舊社會許多的迷夢，保皇派對於華僑社會的好處，就是宣揚國家的觀念，使魯莽滅裂的僑民，漸漸能認識祖國的面目。（華僑有學校，都由康有為提倡得來。）（選青光）

提倡學校後之華僑

梁紹文

二十年前的華僑，沒有文化可言，本來華僑最初離開祖國時，不是窮極無聊沒處安身，便是犯罪畏法，希圖逃逸，遂迫於寄身海外，所以前清的君相，總以華僑爲化外頑民，不認他們爲中國的百姓。後來到晚清時，西太后因震於華僑的富力，纔漸漸加以一種籠絡手段，方得張弼士、楊耀軒等貢獻許多金錢，上流的人（指資本階級）終日被銅臭與算盤纏得緊緊，稍識之無，已經算有社會上的聞人，下流的人，終日以打架賭博爲事，更不曉得什麼叫文化。自從戊戌政變後，康有爲

跑到南洋各島，所到竭力提倡學校，後來革命黨又隨處創立書報社，於是華僑的陋俗，逐漸移易過來。據久居南洋的華僑說：「學校未創立前，華僑子弟，有錢的就入英國人所開的學校，和馬來人一起讀書，貧寒的就在那些書塾裏念幾本紅皮書便算了事。」——塾師都是在中國讀壞書沒出色的學究。」社會上不是今天福建幫和客幫打架，便是明天潮州幫和廣幫械鬥，種種式式，又腐敗又黑暗！這些原因，多半是由於言語不通得來的。（各幫用各幫的言語）自創立學校之後，風氣一年一年不同，愛國的熱誠，亦一年一年加重，到了現在，各處都通用國語，商人與學校，彼此都能操極流利的普通話，所以各幫的隔閡，從此亦漸打破，社會上以同種相殘為恥，自然不會再去打架。子弟各以不入學校為羞，故對於祖國典章文物都樂意研究，這就是華僑進步的左證了。」

華僑辦學，果然比國內甚麼人都熱心些。陳家庚毀家興學，是許多人已經知道的。但是南洋有無數的陳家庚，國人未必就知道，有錢的商人，拿些錢出來辦學，不算稀奇，沒有錢的小工苦力，他也減衣縮食，積聚血汗之資來辦學，那就稀奇了。原來南洋的學校，都是分幫來辦的，如廈門幫辦的學校，出錢的做堂董的，盡是廈門的商人，各幫都是一樣。他們募錢的方法，是挨戶來捐，既出力

又出錢，並要任怨任勞。道南是星架坡福建幫最有成績的學校，養正是廣幫最出名的養舍，以我所見，南洋的小學，其辦理的完備，精神的團結，總比國內的小學強得多。不過南洋所有的，都是中等以下的學校，中學以上就辦不起來，這的確是一個大缺點。

我見有幾處貧民窟，他們亦居然辦了幾所學校，自然他們的學校比不上資本家所辦的那樣完備，經費亦免不了很拮据。但是他們以拖東洋車或是挑重擔得來的血汗錢，捨得拿出一部分來辦學，實在難能可貴！我覺得他們總比那些大實業家，拿些錢來送學生留學歐美，更可佩服了！對於華僑的教育，有兩句很公道的評語，就是「他們辦學的熱心，是最令人感動的，他們辦學的經驗，容或有許多不適當的地方。」（選青光）

赴法船中的報告

李思純

潤瓊兄：

自從上海出發後，每次致舍弟的信，都由你代轉，却沒有直接與你寫信，請你原諒。現在是走到我們的目的地了，慕韓、幼春都會着，太玄在巴黎，還沒會着。弟與慕韓同住一校，彼此朝夕談論，

很快樂的。我們沿途的情形，想你在叻人的通信裏，已經知道，我也不再說，談談我的感想罷。自從未上船以前，所聽見的各方面的「暈船說」，真是洋洋盈耳，當時我便存了一個不信的心，果然上船以後，眼看見同行的人吐的吐，睡的睡，我只是「若無事然」，毫不覺痛苦。後來過了印度洋，紅海時候，聽見有人說，地中海的風浪很大，我便不知不覺的，有幾分相信，果然一進地中海的第二天，風浪大作，我便吐了。這容或是地中海的風浪，確實比他處利害的緣故。但是我心理上所受的暗示，確是重大的原因。這心理上的暗示，實在有極偉大的力量，「擬議」和「推測」，所以能成爲「事實」，便是事前的一種「暗示作用」。現在國家社會種種羣衆的動作，都是暗示作用的表現。

海船中艙位的情形，叻人說得很詳細，我可以不再說。但以我看來，這種「經濟制度下面的階級制度」，實在可以做人類社會的縮影。即如小小的海船艙位，其中的頭等艙搭客，睡的闊房間，喫的美肴饌，喫飯的時間，還得用音樂，他們一人的享受，其物力上價值，可以抵四等搭客數十人所享受。換言之，就是因他一人需要若大的享受——數十人的享受——所以此數十人所得的享受。

便只有這樣微末了。這不是現在人類社會中的「掠奪制」麼？頭等客一人的享受，可抵二三等客數人，未免太耗物力，是個太過的現象。四等客數人的享受，方可抵二三等客一人的享受，未免太過刻苦，是個不及的現象。爲甚麼一個海船，不用「各取所需」的均平制，要用那「太過與不及」的階級制呢？若是一隻海船，上面只是同樣的艙位，船客得同樣的享受，——各取所需，不太過與不及——搭客買船票時，也是同樣一致的票價，並無甚麼階級的區別，豈不是我們理想中的最好制度麼？我說這話，並非我羨慕頭等艙的闊綽，實在他那掠奪的富貴，只足以造成罪惡，違反我所信仰「各取所需」的原則。所以我曾和勸人談起我說：「我從今日起，我縱至極窮困，不坐四等艙，但我便至極富貴，做了中國的摩爾根卡內基，我也不坐頭等艙。」因爲我認定人生只要「各取所需」，並不必在「所需」之外，兼取「所不需」。所以我們是同時不缺乏自己，又不掠奪別人的。我聽說蔡子民吳稚暉李石曾三位，往來歐亞，都是坐的三等艙，可見他們三位先生的意見，或許和我暗合呢。

離了上海一兩天，船過浙江福建海岸時候，看見中國的一段青山，想着我們此刻是告別了，心

裏起了無限的感想。近海一帶的居民，駕着那輕如一葉的漁船，船上不過兩三人，乃至一人，在那波浪如山的大海裏，一起一落起的時候，全船湧現，落的時候，遠遠望去，全船都似乎沒在水裏，我們旁觀的，替他危險，彼此失色，他們却絲毫不驚，任其起落。聽說他們往往駕着這樣的小舟，出海數十里去捕魚的。因此我方信人的「可能性」，大半是被環境造成。浙江福建近海的居民，獨有這能力，全是環境的關係。我們少年，如感覺自己能力的缺乏，莫如改造自己的環境，我們在國內安坐的時候，每苦自己環境過於固定了，現在我們去國的原因，便是要想改造自己的環境。

香港的美麗整齊，勝過上海十倍。英語的勢力，非常偉大，已成了上中級社會的普通語言，我們上岸買物的時候，使用英語，比中國話便利多了。從這一點上看來，我知道第二國語的理由，儘能成立。但我在西貢新加坡等處，遇見中國人，言語雖不通，文字却很可了解。因此我也一方面佩服漢文能力的偉大。總之，衍音的文字，便於口談，便於聽覺，衍形的文字，便於眼識，便於視覺，這本是「二者不可得兼」「互相長短」的。他的利弊比較，還待我們研究呢。

同船有個廣東商人，年紀有五十餘了。他能說法語和安南土語，又能說少許的英語和官話。他

自言發明了一種新字，有代替漢字的力量。我本是好研究文字問題的，便想和他談談，研究他的新字，那知我才問別方面探聽他新文字的名稱，立刻把我駭得不敢再問了。原來他的新字，名叫「八卦調音字」。我一聽這樣離奇古怪的名目，不得不「知難而退」，不願再研究了。過兩日，有位同船的中國學生，拿了一紙注音字母表，請他教授。他老先生却把二十四個聲母來自相拼合，弄得不能成聲，那時我更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新字的程度了。

西貢新加坡的華字報紙，我也看見幾張，有精神的太少了。他們的國內新聞，只須上海報幾份，用剪刀擇取，便可充數。我最不滿意的，便是他們論文字時評，還仍舊用「焉哉乎也」的文言，不肯用活潑的白話。我想在南洋文化幼稚的地方，華僑識漢字，能讀日報的已很不多，爲何還要利用這些文言的論說，去增加他們讀報的困難？現在中國內地，文化較高，識字人民較多之地，都將印刷物改爲白話，獨於南洋各地，反不承受這「文字改革」的風氣，很覺不好。聽說南洋華僑，愛國觀念最重，他們對於內地來的「辦報辦學」的先生們，非常尊重，可見這南洋一方面，未開闢的新天地很多。我盼望國內沉悶的少年，有志的儘可到南洋，開一新天地。你不是早有到南洋的計

畫麼？那地方真有發展之餘地，但北京方面的會務，又離不了你，這是不能兼顧的。

世界上亡國的慘象，和民族的退化，我們到了安南，便一目了然。海防西貢兩處，安南人上船賣物的婦女，便被法國兵士的戲侮，自己還很得意，男子便被法國兵任意批頰或腳踢，不敢怒而反笑。至於他們身上的齷齪，穢氣觸人，口裏的檳榔汁，嚼得血一般，襯着他們的黑齒黃面，真把民族退化的現象，一一表現出來。

從香港以後，至哥倫布以前，船上的印度人安南人，非常之多。印度人是世界上著名的和平民族。他們的身軀高大，面目黃黑，似乎是很粗魯，但他們的面目天然含有「慈善」和「靜默」兩種特質，天然富於「哲學」「玄想」的民族。他們的短處，是太偏於「靜的」了，成了懈弛不振的現象。二十世紀的民族，須要有動的「性質」，方能立足呢。但我們試取印度人，與安南人比較，又不可同日語了。安南人的卑下委瑣，我幾乎要加以「亞洲最劣人種」之徽號。

過了哥倫布五天，便到了非洲其布的港。去亞一月，才看見亞洲之外的他洲。四面的童山，不生寸草，黃色的沙，映着血紅色的落日，使人看了不高興。我記得我們的會務報告裏，太玄的通信說，

亞洲如高僧高道，穿着古式的衣服，抱着古代的經典，很高古的模樣。歐洲如名王貴女，衣甲環珮，燦爛照人。——他的原文，我記不起了，大意是如此。——我此刻便再續兩句道：美洲如青年工人，穿着樸實的衣服，現出活潑的容貌。非洲便如荒山的蠻族，披着氈衣，拿着竹矢，向人板着冷酷無情的面孔，我們對了其布的莽莽荒山，便是這種感想。

我自從上船，便詳細考察法國人的性質。法國人實是多血質的「感情的民族」。他們長處，是活潑，是熱烈。他們的短處，便是凌亂，無秩序，不如英國社會的嚴重。我在船上，和叻人他們談起，我便發了一個問題道：「我們中國，應該採取英國冷靜嚴肅的社會習慣呢？或法國熱烈活潑的社會習慣呢？」我自己的意思，完全注重英國式。但叻人答覆我的，很有道理，他說：「我們固應採取英國式，但熱烈活潑的法國式，我們又何常有呢？」這話真不錯！中國社會，固是不整肅，不冷靜，又何嘗熱烈，何嘗活潑呢？他們終日死坐着「賭錢」，終日在家裏「晝寢」，那裏有活潑的氣象？遇事消極，不負責任，任人笑罵，唾面自乾，又那裏有熱烈的氣象？總之，「死氣沉沉」的中國社會，「腦筋麻木」的中國社會，無論英國神經質民族的習慣，法國多血質民族的習慣，無不可注入去。

補救的。

月刊近來發達如何？從第六期起請你將寄我的仍寄成都。我家裏的兩個兄弟，他們要讀。我在此間，有幕韓的可借看。我看見你寫與幼樁太玄的「新詩號」題目，有趣得很！康白情做的是「詩之研究」，我在上海會着他的時候，他說要做新詩的「音節論」。不知他這詩之研究裏面有「音節論」沒有？我首次在海船中，做了好幾首舊式詩，聽見我們「新詩號」的出版，高興得很，不知甚麼時候，才能一讀歐洲的交通，寄信也要兩月，太不便了。問你的近好。（少年中國）

殖民政府對華僑辦學的妒視

梁紹文

有人說：「殖民政策，是強盜政策，英荷政府，外戴文明國家的假面具，內裏充實了蠻惡獸性的野心。」這幾句話，證之於南洋華僑而益信。

「南洋是華僑開闢成功的」這句話，不論中西人，稍知南洋情形的，都承認他能夠成立。華僑寄居南洋，有五百年以上的歷史，（南宋時，爪哇馬六甲等處，已有華僑蹤跡。）歷史上的地位，總比後來的英荷國人鞏固得多。不過中國政府向來不講保護僑民政策，任他們自生自滅，自己奮

門，結果就是得着今日華僑這樣的地位。英荷等國就不同，他不特保護僑民很週全，並且獎勵國民去開拓殖民地，所以外國僑民所到的地方，就是政治勢力所及的地方，亦即是殖民政策所試驗的地方，南洋是他們施行殖民政策成績最優良的。

殖民政府最歡迎華僑的，因為華僑能幫助他們開闢地方，五十年前的南洋，不過一片荒島，土人又復懶惰異常，絕不講求進化，穴居野處，饑食柳漿，便是一日。所以殖民政府不得不利用勤謹耐勞的華工，為彼斬荆去棘，開治道路，建築祠宇。於是不數十年間，將從前之叢莽荒蕪的地方，盡變為黃金世界。是殖民政府今日所享受的，無一非借重華工所能成功。追溯本源，在理殖民政府應如何感謝華僑，方得為平。但殖民政府，始終不以人類視華僑，不過儕華僑於牛馬之列。他的用意，祇存「華僑供我的驅使就可以，若有別方面活動，我是不答應的」這種觀念。所以華僑只好渾渾沌沌過日子，倘若有一點振作，非將他壓迫下來不可！

華僑辦學，是表示華僑有除舊佈新，奮發振作的精神，這是殖民政府所最不願意聽的。因為華僑若有知識，就可不受他們的羈勒，不做他們的牛馬，這豈不成為他們眼前的大梗麼？所以近

年來，他們用盡方法，務要禁壓華僑學文的發展，使他們的腦筋，仍然是十五世紀以前的腦筋，他們的習慣，仍然是十五世紀以前的習慣。換一句話講，就是使華僑有退化，沒有進化，他纔安心。

華僑初辦學的時候，決不料其發達有如此之速，故最初還取放任態度，及今見民智日漸開展，從前社會各種惡習，又漸次消滅，於是感到下列幾層原因，就不得不用一種高壓手段，其原因：

(一)因華僑十數倍多於歐人，從前蠢如鹿豕，統治尙易，倘或智識充足，一旦聯合抗拒，反賓為主，實在不易抵禦。故無論如何，總不使華僑的智力，有增長訓練的機會與機關。

(二)因鑑於歐戰時，印度人叛變，其數極微，尙費如許力量，纔能平復。現在雖表面似覺無事，但是伏莽在在堪虞，故爲釜底抽薪計，限制華僑教育，便是減少一種隱憂。

(三)因中國革命後，華僑之氣，已不像從前的頹唐，加以我國革命的影響，深恐華僑染着此項思想，殖民政府實萬分危險。故銷除華僑學校，便無傳播的憑藉，這豈不是很安全的辦法麼？

有了這幾層原因，在我們見得他是妒視華僑教育的發展。在他看起來，是正當的防禦法，然而殖民政策的破產，就在這裏面可以看見來了。

紀英人摧殘教育始末

梁紹文

華僑自從辦了學校後，很像旭日初出一樣，盡將從前的暮氣逐漸銷除，一種振奮刷新的氣象，蓬蓬勃勃甚是可喜。當此國內陰霾慘淡，黑暗勢力，遍布人心之時，得海外一部分純潔而有希望的僑衆，替我們民族放一點微光，未嘗不是一樁美事。可惜我們國家被軍閥官僚政客，鬧得稀糟，民族亦不良進，遂至僑衆的教育事業，都被人摧殘播弄。教育去，靈魂失，雖是海外一部分華僑的不幸，實在是我們民族的不幸啊！

現在請講華僑教育被摧殘的本末：

一九二零年的春天，海峽殖民政府，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指揮御用的議政局，宣布一種取締教育條例。這種條例的目的，完全爲取締華僑學校而設。

條例的內容，最苛刻的是：政府可以隨時有權封閉學校，教員須由政府許可，執有准狀，然後方能充當，否則立即驅逐出境。若果政府查出學校有不合政府旨意的，當重責學校之負責人，且教科書須由殖民政府編訂。

以上種種，都是予僑校以大不利的：第一，「政府有權隨時封閉學校」，是學校常在飄搖風雨中，軀壳雖具，精神已死，華僑學校遂永遠不能作各種活動；第二，華僑自身師資缺乏，必須借重國內熱心之士，倘若經過如許困難，方准充當教員，多數人自裹足不前，僑校而無師資，是不解散而自散了；第三，僑校都由學董出錢撐持，纔得成立，倘若時時都害怕着政府重罰，那個再肯冒這種危險？是學校又不解散而自散了；第四，一國有一國的政體不同，歷史不同，習慣不同，思想不同，所以教育的方針，各國都擇其適合自己國情爲歸依。今教科書統由殖民政府編輯，是強華僑取消自己的國民教育，而用他們偏心的殖民地教育，世界那有這種道理？

華僑省覺這種教育條例，若一旦實行，僑校必不能倖免，所以都出來作反對的運動，但是他們的反對運動，是和平的，不是激烈的，換一句話講：他們不過表示一種不願意的態度罷了！想達到這種希望，所以他們就請願政府及求領事交涉。

暫時將請願和交涉的情形撇開不談，先講殖民政府爲什麼起這種惡意——要摧殘華僑的數育原因在那裏？

前邊已經講及華僑學校發達，後民智日開，社會漸呈清明的景象，華僑的朝氣蓬蓬勃勃，幾乎各埠一律。殖民政府見教育的效能如是精進，已吃一驚，及後有華僑教育大家姓宋名森的，在南洋辦學垂二十年，凡經他手創的學校，成績必定優良，所以僑民極愛戴他。宋森復于社會事業躬自提倡，不遺餘力。因此，殖民政府已深注意此人，後來卒因別的名目，——說是他家藏鼓吹社會主義的雜誌——將他驅逐出境。這位宋先生被驅逐出境時，許多工人竟停工，商人竟不做生意來送他，幾千人圍着車站高呼「宋森先生萬歲！」殖民政府見了這種華僑教育的效能，實在有些害怕，——怕再發展下去，他的政府就生危險，這是他們要取締華僑教育的遠因。當國內「五四」運動——懲辦賣國賊，抵制東洋貨——鬧到烘烘烈烈時，華僑學生亦感着這種精神，在南洋各埠實行這種運動。因為南洋沒有賣國賊可懲，於是大家協力同心的祇向着抵制東洋貨一方面來幹，鬧得最厲害的便是星架坡，不是今日這個街市燒東洋貨，便是明日那個大草場焚日本商品。學生調查東洋貨的熱心，總比北京上海的還要強些，他們只憑一種天真爛漫的血性衝動，什麼都不管，什麼都不顧，隨便過着那一間商店存有日本貨的，就結着大隊來抄，他們不曉得這是

擾亂秩序的行爲，也不曉得這就是犯法，他們祇有憑着直覺的熱誠來硬幹，於是一般流氓也加入運動，其勢真是「遇店則抄」「遇屋則搜」，商店都關門閉戶避他們的鋒頭，巡捕攔阻，巡捕也被打，看見日本人就撕殺，如是鬧混的約有兩三天，卒至殖民政府派了大隊軍馬來彈壓。別的學生擠着「謹守秩序」「同胞不要瞎鬧」「文明對待」等等旗幟，乘着汽車，四處勸告，纔漸將風潮息下來。於是殖民政府相顧愕然，大家捏一把冷汗，心裏說：「這班學生如此囂張，那還了得！倘若再讓他們幹下去，豈不就要反了麼？」從此就決心非將華僑的教育壓迫下來不可！這就是英人要取締華僑教育的近因。

我們將這個遠因近因明白了，便知殖民政府取締華僑教育的手段，是很偏見而毒辣，並且目的很深遠的。

政府既存了這個一意孤行不問好歹的偏見，要取締華僑的教育，所以華僑亦出全力來作反對的運動。他們的反對運動，並不是一種激烈行爲，不外開會，討論，請願，交涉等等秩序的舉動，表示他們反對此事的意見罷了。

但是可憐啊！華僑雖然沒有「賣國賊」，却有「賣種賊」，什麼叫「賣種賊」呢？自己是中國人，偏偏甘爲外國政府收買，藉着外國人的勢力，作些殘害本國人的勾當，這就是「賣種賊」，明白的講，就是害了自己的同胞，來求別國的人的利祿！

華僑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請願殖民政府，不要施行這摧殘華僑教育的條例。在英國人方面，見華僑一致的反對，也有一點打銷的意思，偏偏那班「賣種賊」在政府面前屢獻慫慂，說這種條例若不實行，將來華僑作反，一定在那幾間學校裏養成成功的，政府聽了這些話，於是態度更加強硬，竟無商量餘地了。

華僑見請願無效，遂改絃易轍，從交涉入手，一方面派代表回國請外交總長對英使提出交涉，一方面派代表逕至倫敦與駐英公使，向英理藩部提出抗議。回國代表爲余佩皋，係星架坡南洋女學的校長，赴英代表爲鍾樂臣，係檳榔嶼華僑銀行的經理。但是國內交涉，英使總持一個不理主義，害到那位外交總長討了幾回冤枉的沒趣。駐英的公使館呢，亦爲英外務大臣所拒絕，於是這一場華僑教育的交涉案，就完全失敗了。華僑教育提倡後，華僑社會一日良善一日，民族的精

神，如水如潮的振奮，英國的殖民政府做賊心虛，恐怕華僑振作起來，他從前侵略得來的殖民地，就不免危險，於是想出一種極卑鄙的而毒辣「釜底抽薪」之計，施行取締教育的條例，要將華僑的教育根本推翻，前邊已經很詳細的將他講過，現在要講的，是爲這種風潮——反對英國摧殘華僑教育的風潮——而犧牲的人物，使我們知道華僑並非無出類拔萃的人材。

當條例將宣佈時，星架坡國貨公司經理莊希泉就頭一個挺身出來反對，他說：「這種條例如果實行了，不但華僑返到從前的野蠻狀態，就是他（指殖民政府）亦笑我們易與，我現在雖犧牲全盤的生意，亦要替華僑爭回一點人格！我一定反對他！」自後他東奔西走，日夜想方法來對付這個問題——反對施行取締教育條例的問題，恰巧他有一個朋友——余佩皋——亦爲此事日夜不安，遂連結起來聚精會神去幹這件反對施行教育條例的事，起初他們將南洋教育界的全體都結成一個團體，再請各界及各埠的商會都加入，所以聲勢極大，政府遂視他爲眼中釘，一日，會議完後乘車返店晚飯，半路被數名便衣偵探攔去，閉置西朗敏（該處監獄名稱）一百日，當此一百天中，余佩皋無日不到西朗敏探視並就以求計，所以他身雖在西朗敏，而暗中進行

仍不少怠。余莊兩人的交情，在這種艱難困苦當中，更加證明他門的真摯與純潔。

莊希泉自監獄裏被釋外出，回復自由後，仍然不改他的初志，反對更力。他那時的奮鬥精神，至今南洋人士猶稱道弗衰，可惜我這枝筆，不能將他詳細描寫出來，實是憾事。但是有兩件使我永遠不能忘記，影子留在我腦海中，現在我不得不將他寫出來，那兩件事呢？

第一他不畏強禦，強項到底，直至被殖民政府驅逐出境為止。

第二他能夠勇敢敢的和惡社會宣戰，他為反對教育條例犧牲金錢鉅萬，犧牲全盤生意，但是他和余佩泉結拜時，止花了幾塊錢茶點費。

他倆的結婚，有幾樣很令人注意的：（一）他們都是真正的同志，由同志而結為永久的朋友。

（二）彼此都是三十三歲，年紀相若。（三）兩個都是激烈派，兩個都是講新文化的人。

但是他們結了婚第二日，莊希泉又被殖民政府捕去，這一次，便不准放他出來，關了三個月，即將他驅逐出境，永遠不准再踏腳到南洋。

還有鍾樂臣和陳新政兩人，姓鍾的因為代表華僑到倫敦交涉，回到南洋，不見容於殖民政府，

犧牲各種事業與財產，跑回中國。姓陳的本是檳榔嶼的富商，因為幫忙教育界的人去反對教育條例，也被殖民政府驅逐出境了。

據我所見，呱嗒仔（土生華僑之別名）當中，有學問，有膽識，中西文並通，作事熱心，待人誠懇，這樣的人，除了鍾樂臣，可以說再找不出別人來。他是一個銀行經理，事情自然很忙，但當反對教育條例時，他左手拿着電報本子，打電報到各埠，右手拿着鋼筆，簽他銀行的來往賬簿。不特如此，所有各種費用，都由他墊出，這種既出錢，又費神的事，祇有他纔幹，然而這就是華僑最令人欽佩的精神——真摯而無城府（選青光）

華民政務司與漢奸

梁紹文

華民政務司，英文爲 Chinese Protectorate，其意爲「中國的被保護者」（Protectorate）是強國之保護弱國的意思。那嗎，英國定這種名稱時，已不當我們爲與國看待，竟儕我爲被保護國之列了！

中國縱弱，仍是保有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英國何得如此輕蔑！然而我國上下，從未聞有提起

異議的，可怪孰甚！無惑乎列強笑我國民爲羣豕，無他，易欺且易與而已。

凡是殖民地有華僑到的處所，便有華民政務司，近如香港，遠如南洋英荷法各屬，莫不有此特別機關。主事的有正副兩員，俱以英國人充當，手下招集許多中國的浪民作偵探暗查等，其任務在監視中國人——華僑——的行動，並審理中國人的民刑案件。凡中國人各種會社團體，一一須經他許可，纔能夠成立。

殖民政府說「中國人民不能夠享受文明國的法律」，於是另訂一種半野蠻半文明的法律，專爲半開化的中國人（依英人眼光給我們民族的批評）享用。這種法律，由總督給華民政務司一個全權辦理，所以他對於中國人的威令很厲害，華僑聽着「華民」（簡稱）兩字，就怕不但如鼠之於貓，並且可以止兒啼，其威嚴可想而知。

充當「華民」的，必須深知中國的風俗習慣，然後纔夠資格辦事的地方，一些都模仿中國衙門習慣。華民政務司署的入門便安着兩面虎頭牌，上寫「華民政務司正堂」和「華民政務司左堂」的字樣。門口居然有告示，亦仿「照得……爲此諭爾諸色人等知悉」的套語。最奇的，所

有到此處的訴訟當事人，都要稱呼「華民大老爺」，這真與洋車夫稱印捕爲「巡捕大老爺」同其滑稽，然而稍有體面的人入到那裏，祇稱呼一聲「密司脫……」便可過得去。

「華民」最妙的是獎勵中國人拜神和吸鴉片烟，譬如你結一個團體（工會或是俱樂部）裏面是供關公神像或魯班先師的神位，每月初一十五便要拜神，每日都有烟燈開，那嗎，這個團體可以即時邀准註冊立案。（無論大小團體，都要註冊立案方不犯法，否則名爲私會，隨時可以封閉拘人。）倘若你那個團體是討論學術的或是宗旨純正，不開烟燈，不設賭局，不迷信神權，那嗎，他必定多方留難，百般挑撥，務使你的團體結合不成功，因此，華僑都要學成腐敗古板樣子，「華民大老爺」方稱贊這個人好！

英國的殖民政府，不特行這種愚民政策，並且收買許多無聊的華人作鷹犬，挑撥華僑內部的惡感，使華僑的團結力渙散，此等鷹犬，有智識的華僑都鄙棄他，說這是「漢奸」。

但是「漢奸」的氣焰極大，彼此相約不敢惹他，否則必有奇殃！他們作威作福，比中國衙門裏的胥吏，還要壞幾倍！無論開一間店，起一間屋，或組織一所俱樂部，總得要先孝敬他，那就可以太

平無事，否則總有不便！

這些漢奸，每禮拜最少有一樁案件報告「華民」，纔可以保存飯碗。因此，他們總找着良善的華僑入手——想法子難爲他。

最可惡的是欺壓生客，（初次到南洋的人）輪船將泊岸時，必定由「華民」派些「漢奸」到輪船裏搜查一番，方准登岸。他們名爲搜查拐帶人口及私娼，其實隨便騷擾一大頓，藉機會發些橫財罷了。例如有正當人家的女子在船上，他先亂指爲私娼，倘若你會意，快拿十把塊洋錢暗裏摸給他，就沒有事，如其不然，馬上就生出大凶險——他立即拘留你，或是將你原船送回中國去。（選青光）

世界上最懶惰的民族

梁紹文

南洋氣候極好，有五風十雨的景象。因爲氣候好，所以土地肥厚，出產極其豐富。所有檳榔、椰子、香蕉、大棧，隨地都是，不復耕耘，蔚然成林，其餘如穀類及蔬菜等，只須播種，便可坐看成熟，這就是得天獨厚，別的地方，萬萬趕不及的。

但是天惠的結果，往往使人不靠兩只手食飯。因為那高高的天，已經預備好麪包給他了。他的義務，只食時動一動口，走路時擺一擺腳，其餘就是睡。

然而這種生活，在十七世紀以前，歐風未漸時，還可以過得去。到了現在，各處交通便利，生活一日一日提高，那嗎，從前靠天食飯那種生活，已有點靠不住了！所以最得天惠的馬來民族，亦勢不能不靠他兩只手食飯！

在南洋各屬，街上所見不穿衫，不着褲，只將手巾裹着下體而修路的，或是裸體赤足推垃圾車的與打掃街道的，都是馬來人。他們的工作，只有最下等的勞動，纔可以擔當，稍高尙的如挖鑛之類，已是絕迹了。

他們住的屋，仍然帶着原人時代的色彩，——在樹林下蓋些椰子葉，（其形狀大小與芭蕉葉同，）覓些枯枝敗樹，結成一個大木箱樣子，就是他們所居的屋。他們睡時不必用床板，就是兩根樹枝平排着，便可以過一夜，平常總是在草茵上露天打鋪就可以。他們仍然是熟食，但饌菜至少有一半是生的，架釐粉（Curry Powder）和辣椒，是他們終年不離的食品。

他們飲食亦帶着原人時代的性質，用蕉葉盛着那些飯——不用碗碟——加上各色辛辣的小菜，然後用手送入口——一切筷子匙羹可以不用，食完，將蕉葉丟去，手洗了，就是一頓，這豈不是很便當！然而人類生活，由單簡而複雜，正是進化線上必經的路程。他們却不如此——總是由單簡而進更單簡，無他，就是懶的結果！

他們極喜歡食檳榔，整日不離口，所以他們的口唇總是紅的。始初我見他們無人不吐血，大詫後來住久了，纔知他們吐的紅涎，是食檳榔所致的。

他們的性情直是奇怪！他們每日工作，夠生活便了，絕不多做。例如一日有三角小洋便可以生活，他們就做夠三角小洋的工作便算，再不肯多作一點，再賺多兩角洋錢的勾當。中國人說是沒有隔宿糧，或許是假的，但馬來人沒有隔宿糧，却是極普遍而極的確。他們除了工作時候，就是閒談和睡，即如工作的時間亦極少而短。所以他們簡直沒有文化可言，無他，這就是懶的結果！

上至酋長——馬來王——貴族，下至一切平民，都是不愛作事，只愛睡和閒談。所以一切政權，土地，都不得不雙手奉送別人了！這就是「懶人國」的好模範！

他們無論是極高貴的人家——貴族——總沒有一百塊洋錢的家當，倘若有了一百塊洋錢，他們必定斂着手，盤着腳，將這百塊錢用盡了，再打算作工！所以他們自始至今沒有出色人物！別的民族，眼面前雖或不好，但還有歷史的人物，與將來的希望。像馬來這樣的民族，既無歷史可言，又無希望可冀，簡直是世上多餘的民族了。

見過了馬來民族的榜樣，然後知「混沌」是世界上最壞的惡德！「懶惰」是民族的斷頭機！
(選青光)

笑

冰心女士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沒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曾……！」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
——默默的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髣髴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荻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縈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選小說月報）

領事署與書報社

梁紹文

許多內地的中國人，見外國駐我國各地領事的威權赫赫，——督軍省長都懼怕他三分，水上有軍艦保護，陸上有武裝兵士侍衛，出入尊貴無倫，交涉必得辟利，——以為我們的領事派駐外國時，亦有同樣的權力，殊不知適成反比例。外國駐中國的領事，是威武喧赫的，中國駐外國的領事，是懦弱無能的。外國駐中國的領事，是高高闊闊，目空一切的，中國駐外國的領事，是自視淪然，羞慚滿面的。外國駐中國的領事，裁判有權，百事可管，中國駐外國的領事，申辯無權，一事不能辦。一言以蔽之，外國的領事是可貴，中國的領事是可憐罷了。

一日，到星架坡中國領事館找朋友，朋友倒在家，却等了好半天功夫都不見出來，我心裏很疑惑，耐煩不過，順手拿些報紙來看，足足看完了兩份日報——從新聞欄到雜俎欄，連前後各幅的告白，都看了一遍又一遍——仍然不見出來，我等不過了，起身就想走，只聽得樓上人聲說：「

你替我打一會，我落樓應酬他一下就來，已輪到這裏做莊了，當心些，贏他們！」只聽得，得，得，我的朋友下樓梯來了。原來我的朋友正在那裏陪領事太太和領事又麻雀，當此興高彩烈時，我却不知趣的到來了，自己枯坐不打緊，還要掃別人的興，繼不小，遂向我的朋友道歉，他倒老實而率真，擺了一擺頭，聲氣極低的說：「這是沒有法子擺脫的勾當！每日他兩位老人家——太太和領事——至少要八圈纔過癮，他的入息，精神好，自然不覺得怎樣辛苦！我和每日不得不得和他們鬼混，要是不來麼？他是總領事，我是學習領事——無論如何，是隸屬於他的，——怕得罪了他，那就很不方便了。要是日日都這樣來，將薪水輸了還是第二件事，最要緊的是什麼事都拋棄了，連寫封信的功夫，亦幾乎找不出來！」我連答幾聲「是」，將要講的話講了，就別去。

過了許久，有一個女朋友，要領護照趁船回國，邀我同她一起到領事館去，時已下午兩點鐘，到得領署，領了護照費，書記填了日月空白，還須總領事親筆簽字，纔算有效的護照。但是領署的侍役說：「總領事未起來，你們須得等候！」於是我們又等一會，直至四點鐘，方出領署門首。

北京政府也作怪，領事衙門的經費，總是一欠半年或十月，害到領事館的人員，沒有一個不叫

苦連天。好在每日的護照費還不惡，否則，各地的領事館，少不免要全體歸國作大罷工運動了。領事因為無事可作，並不能保護僑民，所以華僑對於領館很隔膜，不加一種輕蔑惡評的已是很少，故大多數僑民提着一「領事」兩字，總是搖頭。

有一部分華僑，對領事館極不信任，另組織一種特別機關，名為書報社的，解決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華僑有糾紛的事情，可以到書報社開談判，有婚娶的事情，可以假書報社禮堂，有聚會的事情，可以在書報社作場所。因此，書報社竟作了華僑的審判廳、公共禮堂及大會，所以為華僑一種特別勢力。

書報社對外代表華僑的聲威極大，如國會裏的華僑議員，就是由各處的書報社推舉的。凡一件事，倘若書報社不予通過，必很難成功。反之，一件事，倘若書報社都通過了，那必定成功無疑。所以幾次的革命，款項的來源，就靠着這些書報社的力量。

星架坡最有名譽，最有勢力的，是同德書報社。社長張永福，是平民樹膠製造廠的創辦人——上海法大馬路有平民樹膠廠的分銷處，二十年前的老同盟會會員。因為他是資本家，又是老同盟

辦事才幹又很好，所以會員總是推舉他做社長，已經一連數任了，又因為他能久於其任，所以這間同德書報社的成績，格外的偉大。（選青光）

不輕易同化異族的特性

梁紹文

一到南洋，最觸人視線的，是奇怪的街名和人名。

英文的 Canal Street 依中國的意思，應該譯為「運河街」，South Bridge Street 應譯為「南橋街」，Sweator Street 應該譯為「汕頭街」，Kwang Tung Street 應該譯為「廣東街」。南洋就不然！應呼為「運河街」的，却叫「康拉實得力」，或叫「半邊街」，應呼為「南橋街」的，却叫「修福筆潘實得力」，或是「荳腐街」。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此雖小事，亦足見一空倚傍的精神。

華僑中有極奇怪，極令人可笑的名稱，如會媽延，會江水，劉妹涕，陳甲乙，吳味道，陳姐續，李口水，潘魚妹，薛敏老，鄭成快，張蚊蟻等等，這些名稱，在國內都不容易見着。

將上述兩事——奇怪的地名與人名——研究一下，就知到二十年前華僑的粗笨樸實，和缺

少文學的陶冶。因為他們都是國內平民階級中最苦的人，一大半是不識字的，不過因生計困迫，所以就逃到南洋。他們生兒子時，見着江水，就呼他的兒子作「江水」；見着鼻涕，就呼他的兒子作「妹涕」。遇着蚊咬，就呼他的兒子作蚊蠅。這樣的頭腦簡單，雖然可笑，卻還帶着一種真樸的素性。在風俗方面講，華僑總沒有奢侈浪蕩的風習，亦即受這樣素性賜了。在國內稍沾洋氣的學生，不起一個名叫「約瑟」，就叫「佐治」；不叫「威廉」，就叫「馬理」；其餘如「威靈香」「地衛德」是其最顯著的，這就脫不了同化外族的色彩。以例華僑之甯喚為「蚊蠅」「江水」的，賢不肖已可立判。

西人到中國，必挾着十字架禮拜堂；中國人到外國去，必帶着道士和尙與觀音。又西人到中國，隨處都建立租界，務使東方各地都有西洋化；中國人到外國去，隨處都有「唐人街」Chinese Town，務使西洋城市文明的地方，都點綴着東方古代文明的色彩。這種極相反而極相類的民族性，真是不可思議！然而進化的與非進化的，於此究已劃一鴻溝了。

許多不講中國話，不識中國字的華僑，世居南洋六七代，歷歲數百年，似應可以同化於異族了！

但是他的家庭，習慣，風俗，仍然是中國幾千年來的遺訓，一些兒也不敢改動。到了新年，門口，那些「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門聯，還是大貼特貼。「張門堂上歷代祖先」的牌位，年年新鮮，更不必說了。至於那些「橫財大吉」「老少平安」「招財進寶」的揮春話頭，貼的滿廳滿房，自然亦是和國內一樣。倘若問他們「招財進寶」是甚麼意思？指着「一見大吉」的「一」字問是什麼字也計啞口無言，半句話都說不出來。然而這種習慣，是牢不可破的，不能改動的。是之謂「保守性的民族」！這就是「不輕易同化異族的特性」！

我曾見着少許華僑，他的母親是馬來人，父親寄居南洋已五十多年，從來未曾回過中國，照常忖測，似乎依母性的習慣爲多了。殊不知一點中國習慣都不更改，起居飲食，動作衣着，與別的中國人沒有分別。可見得這種不易同化的特性，是先天造成而加以後天的模仿。中國在外的華僑，平虧有這一點，否則數千萬海外僑胞，已作異族多時了。（選青光）

二十年前之維新人物

梁紹文

提起「南洋大文豪」五字，恐怕許多人都起一種懷疑，因爲前段總是講華僑文化薄弱，那裏

來的大文豪呢？其實這個文豪是很有淵源的。現在我請講他的歷史和人物。

我們還記得戊戌變政的事麼？當時康有爲逃至南洋，有一位華僑特別歡迎他，百般保護他的安全——每日由星架坡總督派特務巡捕輪流保護，用去金錢數十萬，這位疎財仗義的華僑，姓邱，號菽園，就是現今要說的南洋大文豪了。

邱菽園的父親，是星架坡的鉅商，家產數百萬——二十年前有數百萬家資，等於現今數千萬——人亦通達，執僑界的牛耳。圖名圖利，是人的常情，有了許多金錢，而沒有很好的名聲，豈非美中不足？所以邱菽園幼年時，他的父親就送他回福建——本來是福建人——訪求名師攻讀。他聰明異常，芸窗未滿十年，果然將中國固有的學問整理得很有頭緒，自然詩詞歌賦，也很精通——梁任公詩話裏很恭維他——並且在秋闈裏亦擢得第三名舉人的頭銜，於是遍南洋人士，因豔羨新孝廉公，遂盛讚老太爺「教子有方」不置。

究竟老太爺的福氣淺薄，不數年間，便與他的財產及愛兒永遠辭別了！父親故後，邱菽園承襲了一切的財產權，所有權，一時南洋的閩人，莫不爭相交游於孝廉公而兼大富豪之門下。菽園

平素最喜歡和廣東人結交，他曾居澳門幾年，廣東話也說得爛熟，那時康有爲的名聲，真是「洋溢乎中國」，大有當世英雄，一時無兩之慨，所以邱菽園對於康有爲而傾倒，實不足爲奇，因傾倒而私淑而納帖稱門生，自是前清文人的常態，所以菽園能與於維新人物之列的，因其有大助於維新人物之領袖耳。

前清讀書人的風氣，不做極刻苦困勉的道學先生，便要做極風流狂誕的詩人才子，前者不容易做到而許多人不能做到，後者止須有點時下學問，父兄有錢遺下，得着幾個詩友酒客，便可以大做特做。菽園本已有才子之稱而加以有錢兼好客，這種名士風流的條件，他很具備的了，因此，一班詩人如黃公度潘蘭史邱仙根等，都與他有特別的交情——酬酢無虛歲。

菽園的闊派與狂氣，實在無與爲正。凡是廣東人，人到南洋探他，必送五百元作路費，這還不算甚，有一次他生展，盡將星架坡各種各式的娼妓——廣東的，福建的，本地的，日本的——招請得來，每人叩一個響頭，就給他拾元的鈔票一張，那日止開銷這一筆款就去一萬多，然而這仍然不算希奇，有日宴叙朋友，座中有人要吸水烟，剛剛沒有紙條燃燒，他事急智生的，忙將身上拾圓伍圓

的鈔票摸下來，捲成紙吹，向烟燈上點起來，那人看了一眼，不像平常的紙吹，再細看來，方知是他用鈔票捲成的。這段笑話傳播出來，通南洋的華僑都說也的闊氣真個了得！

從前父親遺下的生意，他闊老倌不管了，一日一日的大出而不見大入，名士名妓鴉片烟就將聰明絕頂的邱菽園關閉在喧天鬧地的勾當中混過日子。不數年間，生意倒盤了！富有百萬的邱園忽然報窮了！債權人催迫，當地政府下逮捕邱菽園的命令了！啊！名士風流的邱菽園忽然變作「避債無台」的窮漢了。

邱菽園報窮之後，究竟他是華僑一個有體面的斯文人，所以他有錢的朋友都替他將賬目講好，幸而不至於坐牢，嗣後他就在南洋辦報——震南日報——可惜開了沒多時，因經費不充裕，也就停閉了。

現在邱菽園仍在南洋作廝公，他不肯回中國，因為怕在中國吸食鴉片，沒有在南洋那樣方便（選青光）

南洋之女豪傑

梁紹文

倘有人問怎樣纔是一個豪傑，一時頗難回答。我們不能說「豪傑就是一個豪傑」的攬統話。只有從理想方面找出幾個條件來，權作豪傑的標準：第一，須有義俠的氣度，可以殺人，可以自殺，見人之急，如己之急，見人之得，如己之得。第二，須有爽直的性格，不尚城府，不存陰謀，凡事乾脆爽直，當做即做，絕無半點畏縮遲疑。第三，須具救世苦心，時時刻刻以挺身救人爲職志，鼎鑊在前，刀斧在後，倘能救人，萬死不辭。第四，須胸懷坦白，無不可對人作之事，無不能對人言之言，心地純潔乾淨，無論甚麼人，能夠具足這四種條件，或是得其一端，或是適具半數，我們都可以許他作一個「豪傑」。

我到南洋不上一個禮拜，一日，我的朋友邀我在荷蘭酒店食中飯，並且邀了好幾位朋友作陪。——男的女的都有——客到齊了，將要入座了，我的朋友指着一位四十來歲不高不矮，身材合度，時式裝束，衣裙都潔而不華，頭梳飛雲壓耳髻，臉上現出慈祥而秀麗，端正而溫和的顏色，笑靨迎人，如一陣春風拂面而過。中年的婦人，對我介紹，說「這位是黃典嫻先生，是華僑女學的校長，在社會上辦事最熱心的人，你們大家是同鄉，所以多談一會。」這會女先生見他一路介紹，一路笑瞇

曉的用廣東話問我：「先生是新從廣東來的嗎？」我也用廣東話答他：「不是，我是從湖北來的……」講猶未了，西意已在面前肅入座用餐。

過了兩日，那位女先生來到我的寓所，邀至其家食飯，堅辭不得，一同乘了亮閃閃的汽車到他家裏，只見深深大大的花園，中間夾着一座寬大洋房，前後左右都布滿了奇花異草，入一廳，陳設殊雅，中懸一白髮蒼蒼，鬚皓如霜，很有福氣樣子的老人二十四寸半身肖像。那位女先生對我說：「這是家父的遺像，他前年纔去世……」外面忽有人喊聲：「三姑！老太太要見那位先生。」朝外望時，只見一個老太婆，兩個丫頭扶着，手拿一枝黑漆雕鳩頭的拐杖，肥而碩，年雖老邁，却精神奕奕，一步一步的踏將入來。那女先生對着老太婆很恭敬的說：「這家母！」又指着我对她母親說：「這就是剛從唐山（華僑稱中國之別名）來的梁先生。」我順口便問：「老太太，壽？」那位老太婆即時就說：「我今年八十二歲咧，她是我的第三女，她的老子生在最喜歡她，你聽唐山來麼？暈船麼？走了幾日路程？你的阿爹阿媽都放心你來麼？你討了親麼？好啊！讀書可以中舉入學，做了官，你的阿媽就喜歡咧！」老太婆不住口的說了一大頓，直至食飯方止。是餐同桌的有老太婆

的兩個外男孫，兩個外女孫，——即是那位女先生黃典嫻的子女——連主人和我共有七人。這一次，我對於黃典嫻的熱誠坦白，還沒有甚深的印象。南洋教育之能發達，係由近十年來有志者逐漸提倡的結果。像始終能排除異議，特立獨行，十餘年如一日的，實在不可多得。華僑女學在星架坡創立最早，當時華僑風氣未開，所有女子，仍然是土耳其式的女子，半步不出閨門，所以學生寥寥無幾人。黃典嫻爲創辦人而兼校長，不特無半點灰心，而籌劃週行，改良方案，事事躬親力爲，果然風氣漸開，學校林立，從前之「孤立無聲援」，現在「隨處是附義之師」了。來學者衆，房舍不敷，又再擴張，如是者已三次，其成績之優美可想。

黃典嫻生長於舊式家庭，其父又爲富逾千萬的資本家，自少只愛過古典式的教育，所有的時髦學問，做夢都未曾見過。若依「嬌生縱養」的習慣來講，她最多做一個安分享福的太太，那還能夠受許多冤枉的苦惱，聽許多無謂的閒言閒語，但是她却不然，不特沒有一點資本家習氣，並且一種太太的驕逸樣子都沒有。她最特別的是善於交際，而決非上海式的滑頭敷衍，無處不令人感動她的真誠信義。長於處事，而決非官僚式的做此忘彼，事事總負完全責任。凡事不應允則

已，何他允諾了，必念念不忘，雖出生入死，亦須完整此事，方肯放心。她平日最大量，凡有所求，必不令人失望，但絕不表露驕矜之色，不特無施恩望報之念，連言語亦不稍提。她身子很弱樣子，但做起來非常大而有勇氣，平日絕不多言，只知力行做事。故在南洋不論新的舊的，老的少的，提起「黃典嫻」三字，無人不豎起大姆指說，「她是南洋第一個好人」。

每早八點鐘，華僑女學校的門口，必有一輛汽車駛來，每日下午四點鐘，必有一輛汽車駛去，鐘點從沒有差，那街市擺攤的人，看了這輛車使曉得幾點鐘，日日如此，十年來總是一樣。就這一點，可見黃典嫻一而有久的精神，真是什麼人都趕不上。

每逢有大會，必見着一個中年的婦人，端坐一隅，見人說話，定着神，很留心樣子聽着，無論鐘點的時間長短，必豎其腰，昂其首，直至畢會而後已。但有一事，在大會中從未聞此人發過言！在別人想，以為止管聽而不講的人，必定不熱心，而且蠢才不能說話的，纔在大會裏不會發言。誰知這個不會發言的人，正是最熱心而能實行議案的人。

近兩年南洋的市面極壞，土產既無價格，紙幣日益低落（從前星架坡紙幣一元抵銀幣一元

四角，當時一元滙幣可以換兩元星架坡幣。生活程度驟增數倍，華僑的大富，頓成小富，小富頓成窮民，彼此都叫苦連天。黃典嫻在這當兒，亦非常吃緊，手裏雖有一百數十萬的財產，但是周轉不靈，（銀行亦無款可押。）不動產的財產，一時究等於廢物。此時正中法實業銀行倒閉，各地都受這種風潮的牽動。星架坡中法實業銀行的買辦，忽然捲款而逃，與這個買辦有關係的富商麥仲堯，亦連帶失蹤。仲堯未失蹤之前，曾借過黃典嫻十二萬的款子，有些鑛產生意亦是兩份合股的。未去之前一夕，仲堯請黃典嫻到他華麗而宏偉洋房子裏，嗚咽不成聲的對典嫻說：「我的生意，完全失敗了！眼見得就不能往下維持！從前借你的款，如今不能歸還，實在對不起你！我的妻兒子女，往後還請你照料！」講了這一頓話，翌日市上就傳麥仲堯失蹤了。

依殖民地的法律，凡是倒盤失蹤的人，先准債權者將他的房產各業標封抵償，再有不足，即時緝拿歸案。仲堯欠人人欠兩者相抵後，必定相差很遠，債權人當中，典嫻之母，亦是其一——借了她五萬元——典嫻自己頓失十二萬，不但不計較，并且出許多力量，衛護他的家和兒女。她八十二歲母親，一定要標封麥氏的家私作抵，她却請母親不要鬧此麻煩。那日，母親硬要將麥家的物件搬

回家，女兒却要將搬回家的東西再送回麥家。這樣的一搬一送，却是義利關頭，辨別的很清楚。
(選青光)

牆頭

俞平伯

牆頭——黃黃的下弦月，

階前——沙沙幾堆敗葉。

小小的我背着月兒，踏着葉兒，跟着影兒，

戀着，守着，傍着。

還有打更的哥哥，

三聲五聲的隔街伴着。

月斜了，風定了，人睡了，

這那染不就的淺藍天清冷冷罩着。

一個鄉民的死

周作人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他作大廚房。從這裏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家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裏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口房間的一角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腳踏着一枝棒，木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裏把馬所磨的麥的皮和初分做兩處呢。」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石寺裏的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有時候還叫他，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話，這是舊歷的中元那一天，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沉重了。」

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舊歷六月底說有點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地方，找中醫去看病，但是沒有效驗。這兩三天倒在床上，已經起不來了。今天在寺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拼合起來，給做他棺材。這病好像是肺病，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灶裏，吐了許多痰，滿灶都是蒼蠅。」他說了又勸告我，「往上去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所以現在不如暫時不去好的。」

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便到殿前面去散步，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至今也還沒有去過。

這天晚上寺裏有焰口施食，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念咒，方丈的徒弟敲鐘鼓。我也想去一看，但又覺得麻煩，終於中止了。早早的上牀睡了。半夜是忽然醒過來，聽見什麼地方有鐺鐺的聲音，心裏想道：「現在正是送鬼，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以後隨即睡着了。

早飯吃了之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他又附加一句道：「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

怎樣的一個人呢？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

他是個獨身，似乎沒有什麼親戚，由寺裏給他收拾了，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路旁的田裏葬了完事。

在各種的店裏，留下了好些的欠賬，麵店裏便有一元餘，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立刻從賬簿上把這一頁撕下燒了，而且又拿了紙錢來，燒給死人。木匠的頭兒買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住在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弔他的。我聽了這話，像平常一樣的，說這是迷信，笑着將他抹殺的勇氣也沒有了。（選小說月報）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遊西山的人很多，汽水也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夠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遊

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鋪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為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裏的是一個姓秦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猾，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過五六十級的台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下去過。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豐一到那裏看看石碑，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

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裏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獪似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吃着這果子。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吃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始，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醜笑，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

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帳，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裏，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了許多話，秦買怎好東西吃，半個月裏吃了幾盒的香烟。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辨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破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那裏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猾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寥的後

影（選小說月報）

留法老學生之自述

徐特立

我是湖南長沙人，姓徐，名特立，今年四十三歲。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識。我到馬賽上岸時，向季堅先生問我是他們學生一起的不是，我將護照拿與他看，他看得護照是一個學生，覺得年紀太大了。我在馬賽動身時，有人勸我莫來，說是四十幾歲的人，還學得甚麼？我向先生問我的話，恐怕也有這意思。十一月十四日到華僑協社，遇着編華工雜誌的蕭子昇先生，蕭先生說是明日八點鐘李石曾先生到協社對同我來的學生演說。他說我年紀太大，又在湖南當教員一二十年，於今來法作工，這種精神是很難得的。但李先生或者會要與先生特別談話，想先生一定願意一同聽李先生演說罷。我聽了蕭先生的話，覺得他很愛我，但我本是來當學生的，怎麼不同年少的學生一般聽講？並且進學校的時候同班聽講的日子很多，今日怎麼要拿出從前在湖南當先生的樣子來？到了十五日八點鐘，李先生演說完了，單喊我出來，要我說來留學的意見，我當時也說了幾句話，但是意見還沒有盡空了兩三日，蕭子昇先生要我自己說到法國求學之意思，登

在華工雜誌。我素來不會做文章，登在雜誌上，豈不口笑。但是我有些意思，不說出來，一般的都說年老者不能求學。並且年老的人，多半在社會上有些權柄的人，倘若全不求學，社會上受害就小。所以我不怕人家笑，定要說出我的意思。

我今四十三歲，不覺得就四十四四十五一混六十歲來了。到了六十歲，還同四十三歲時一樣無學問，這一十七年，豈不冤枉過了日子？這十七年做的事情，豈不全無進步了？到了六十歲時，來悔，那就更遲了，何不就从今日學起呢？我想今年學起，到五十歲還有七年，一天學一字，一年可學三百六十五字，七年可學二千五百五十五字，到五十歲時，豈不是一個通了的人嗎？若一天學二字，就四十六歲半可以讀通。我雖愚，斷沒有一天學一字學兩字也不能的，我所以決志求學，不怕法語難學，也不怕學校規則太嚴。

又有一些人要我另外請人教法文，或者比學校要自由些。並且湖南有學生一百人，不久還有人來，華法教育會正要明白湖南情形的人，做湖南學生的事情，何不在外面住為公為私，兩兩便當。我聽了這段話，很以為然。但是我到法國來，原要學法國學校的規則，好回國用。不住在學校受

先生管束，未必學得好。並且我的年紀太大，人家對我有尊敬的意思，不好的習慣，大家都不肯當面說。住在學校中，或者可以慢慢學好。因為這樣，我就進了法國木蘭省立的公學。同學的均是少年有造的，並且有在湖南時的舊學生。內中有熊信吾君，須臾我做太老師。今日與他同學，豈不是降了兩級？又還要向他們學法文，變太老師做學生，不可恥嗎？但我想一想，從前沒有學問的時候，當了老師同太老師，自高自大，還要得人家的學費，這真是可恥。如今到了法國，法文一字不識，還要自高自大，怕失了舊資格，不更加一層可恥嗎？今日只要學生不嫌我老大，肯告我的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個進化的老人。五十年後，我也是一有學問的新人物。到死的時候，學問還沒有老朽，還同有學問的少年講得來。那時候的暢快，卻要從今日耐煩耐苦做起！蕭先生問我將來學甚麼，我說我要學農業，暫且進工廠作工，有得閒的日子，並要學法國的家事學，好回去自己謀生活。單學法文回國當法文教員，還同從前一樣靠口舌賺錢，何必幾萬里到法國呢？我前年在湖南高等師範講教育，一點鐘銀洋三元，一日可賺十八元，折成佛郎一日可得百二三十佛郎。今年在省立第一師範，也有一元一點鐘，何必到法國每日八時賺四五佛郎呢？我今又想起從前所賺的錢，

真是冤枉，日日講空文章，耽擱青年光陰，使一些學生，都要學先生講空文章，賺大錢，聽得作工的勞苦，又沒有講空文章的賺得多，大家都不願作工，使國家工業不發達，都是我們當教員講文章的罪過。今日當悔從前之過錯，不可再作賺冤枉的思想，須知世界上第一等人都是作工的人，從前孔夫子趕馬車，上論裏孔夫子有一句話，說是「我執御乎？」御就是趕馬車，他的學生樊遲也會趕馬車，上論上頭有「樊遲御」一句話，就是講樊遲趕馬車的事。孔夫子從前也替人家看牛羊，孟夫子的書上有「孔子嘗爲乘田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兩句話，就是說孔夫子看牛羊的事。漢書上頭說古時候的人，讀書要兼種田，半讀書半種田，三年可以讀得一冊書，從十五歲起，讀到三十歲可以讀得五冊書，古時候的五經，到三十歲可以讀完，上論有三十而立一句話，漢書上說是就是三十歲而五經讀完了，古時候沒有一年一日一季專讀書不作工的，日中作工晚上讀書，天晴作工，落雨讀書，春夏秋三季作工，冬季讀書，只要讀了幼學的，就曉得這件事。幼學不說了「學足三餘」一句話嗎？正是晚上是日中的多餘的時候，落雨落雪是天晴多餘的時候，冬季是春夏秋三季多餘的時候，平日都要作工，只有得閒多餘的時候讀書，古時皇帝皇后都要作工，

神農種田，軒轅做衣，舜帝燒窰，嫫祖養蠶，書上都說他是好人。我們當教員的學生的，能作工豈不更貴重嗎？我所以願學農工不願專學法文。

蕭先生要我說我的出身，我不能細說，暫且說個大略。我十九歲就教蒙童館，到如今教了二十四年書。日中間總是替學生做事，自己讀書。要到晚上八九點鐘以後，每日只讀三點鐘的書。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沒有明的時候，就讀書。口袋裏帶一本表解，我的代數，幾何，三角，都是走路時看表解學的。心理學，論理學，都是選出中間的術語，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讀熟的。中國的舊書，總是選出要緊的用本子抄。我學說文，不曉得寫篆文，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時用手指在手掌中寫來寫去。我讀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一年讀完，每日只讀二字。我在修業中學教學生學說文部首，要他們每日記一字，做兩年學完，他們偏要星期六日同時學六個字，我要他們背寫，多半不能寫出，正是不分開少學要一時多學之害。我讀書總是以少為主。

我平日最喜歡貧苦學生。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當校長，收了一個打鐵的學生姓黎名升洲，畢業後在瀏陽高等小學校當校員，極能耐苦。又收了一個退伍的兵姓廖名梁，進學校是只能夠寫信，

讀一年書，就有點明白樣子。如今當了小學教員二三年，在長沙縣當庶務一年，現我已寫信要他到法國來。我還有一個朋友姓熊名慎德，瀏陽縣人。他早年考試雖沒有進學，也常常取在前頭。他教書種田兩項均能做。他三十歲後，因家中吃飯的人太多，丟書不教，去學做線香，一家男女大小都能做香，比教書活動得多。我很佩服他本是一個穿長衫教書的先生，改穿短衣學作手藝的香匠，見識比人家高些，故不把念書的看得高，作工的看得低。可惜他現在有五十多歲，不然我也要勸他到法國來一同作工。我生平把求學交朋友看作兩件大事，承蕭先生好意，要我說我的出身，我實沒有可說的，勉強說了二三件，很覺得不安，又何能多說呢？

評非宗教同盟

梁啟超

一月以來，因「基督教同盟」在北京開會的反動，引起「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我認爲是一種好氣象。倘若甚麼說他好呢？凡向來不成問題的事情，忽然成了問題，是國民思想活躍的表徵，所以好。一個問題到跟前，便有一部分人打着鮮明旗幟潑刺刺的運動，是國民氣力昂進的表徵，所以好。

要而言之，凡一切有主張的公開運動，無論他所主張和我相同或相反，我總認他的本質是好。

凡從事於公開運動的人，有一個原則必要遵守。那原則是：一一而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拋棄，一面容許旁面或對面有別的主張，不肯壓迫。爲什麼必須如此？因爲凡一問題總有多方面，又正惟有多方面纔成問題。我從這方面看，不這樣的主張，你從那方面看，有那樣的主張，於是乎問題成立。若只許有甲方面的主張，不許有乙丙丁等方面的主張，那麼結果還是「不成問題」四個十字完事。德謨克拉西精神存在與不存在，所爭就在這一點。我想「非宗教」運動從怎麼起呢？爲的是現在所謂「教會的宗教」，只許有片面的主張，在他主張範圍內，總是擺出那副「不成問題」的面孔來，所以要「非」他。那麼，主張「非宗教」的人，自然和他相反，必定要連那「非非宗教」乃至「非非非宗教」的各種主張，都一視同仁的拿研究問題的態度歡迎他，那精神纔貫徹。我承認國中加人「非宗教」運動的人都應該有這種精神。在這個前提底下，很願意提出我的主張，對他們作一回「問題白」討論。

二

對於「非宗教」的問題表示贊否以前，有一個最要緊的先決問題，「宗教是什麼？」這個問題，古今學者所下的定義不知多少，我不是宗教學專門家，沒有批評他們的學力，更不敢說我所下的定義一定對。依我所見到的，只能說：「宗教是各個人信仰的對象。」

這句話很籠統，要稍爲下一番解釋：

(一)對象 對象有種種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義，或事情，只要爲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對象。

(二)信仰 信仰有兩種特徵：第一，信仰是情感的產物，不是理性的產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爲信仰犧牲別的，斷不肯爲別的犧牲信仰。

(三)各個人 信仰是一個一個人不同的，雖夫婦父子之間，也不能相喻，因爲不能相喻，所以不能相強。

照這樣解釋，我所認的宗教範圍，大略可見了。總而言之，從最下等的崇拜無生物崇拜動物起，直至最高等的如「神論無神論」都是宗教。他們信仰的對象，或「神」如蛇如火如生殖器等。

等等，或屬「超人」如上帝天堂淨土等等，或屬「人」如呂祖關公摩訶末耶穌基督釋迦牟尼等。不惟如此，凡對於一種主義有絕對信仰，那主義便成了這個人的宗教，例如現在歐洲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馬克思教徒」，前清末年信奉排滿主義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排滿教徒」，因為他們的對於這個主義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不惟如此，凡對於一件事情有絕對信仰，那事情便成了這個人的宗教，例如趙氏遺孤，可以說是程嬰杵臼的信仰對象，睢陽城可以說為張巡許遠的信仰對象，因為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不惟如此，任憑一個人都可以做別人的信仰對象，例如海島五百人，拿田橫做他們的信仰對象，朱祖文顏佩章等，拿周順昌做他們的信仰對象，乃至老親是孝子的信仰對象，弱子是慈母的信仰對象，情郎是淑女的信仰對象，因為他們對於這個人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

說到這裏，還要把信仰的特徵，鄭重聲明一下。我們纔說過：「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倘若有人利用一種信仰的招牌來達他別種目的，我們不能承認這個人有信仰，例如羅馬城外土窟裏

對許多被煙薰死的基督教徒，我們認他對於基督教有信仰。彼得寺裏許多窮修極體的教皇，那墳中人我們絕對的不承認他對於基督教有信仰，因為他們完全是靠基督的肉做麵包，靠基督的血做紅酒，和這個同類的，像滿街的和尚，我們不承認他對於佛教有信仰。喫孔教會的人，我們不承認他對於孔子有信仰。天天上呂祖濟公，求什麼財子祿的人，我們姑且不必問他們的信仰對象為高為下，根本就不能承認他們是有信仰。亦如靠疑句剩餘價值論當口頭禪出鋒頭的人，我們不能認他對於馬克思有信仰。蕩婦和狎客山盟海誓，我們不能認他們相互間有信仰。我所謂宗教，是要把一類「非信仰的」淘去汰去了，赤裸裸的來研究信仰的本質。

三

我在這種宗教定義底下，要試一試，研究「宗教」這樣東西到底是好是壞？「非宗教」的生活，到底可能不可能？

「宗教」這樣東西，完全是情成的。情成這樣東西，含有秘密性，想要用理性來解剖他，是不可能的。凡有信仰的人，對於他所信仰的事，總含有幾分戾氣，自己已經是不知其然而然，旁人越發莫

名其妙。你要把他的信仰對象，和他條分縷晰的說「這裏不對那裏不對」非除他已經把他信仰拋棄，不然，任憑你說到唇焦舌敝，也是無用。因為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俗語說的：「情人眼裏出西施」，譬如有個男子愛戀一個醜女子，你和他用理性來解剖說：「如何如何纔算得美人的標準，你所愛戀的人如何如何的不對」這種話，說一萬遍也無用，因為他和你不同一個世界，你拿萬人一律的眼睛，歸納得一個客觀上萬人一律的美人標準，他的眼睛，卻是排行在第一萬另一，你歸納出來的標準，他完全不適用。凡帶有「宗教性」的人，帶有「宗教性」的事，多半如此。從科學的眼光看來，這些人很是可憐，客觀的事理明明是如此，為什麼經過你的主觀就會變了樣？你這個人不是發狂，一定是有病，不惟可憐，而且危險，而且有害，分明用數學算得出，用幾何畫得出，用玻璃瓶化驗得出的事理，你卻不懂，你卻憑你那盲目的情感橫衝直撞，倘若個個人如此，這世界如何是了！從這方面看來，可以說「宗教」是一件極幼稚極野蠻極不合理極妨害進步極破壞規律的東西，我們應該極力撲滅他！

從別方面看來，卻完全是怎麼一回事，宇宙間是否有絕對的真理，我們越發研究，越發懷疑。即

如方絳所說，萬人一律以美人標準，偏有第一萬另一個人不肯承認，何以見得那一萬個人一定是這一個人一定非你說人類要做合理的生活，我就要先問你什麼才最合理？「理」是那門的學者所能包辦？你說憑效率來判斷，我就先要問量效率的尺在那裏？從什麼地方產出？老實說：人生不是這樣呆板的，人生不過無量數的個人各各從其所好，行其所安，在那裏動，所好所安，就是各個人從感情發出來的信仰，各人的所好所安，誰合理誰不合理，那樣有效率那樣沒有效率，絕不是拿算學的公式物理學的眼光所能判斷。周順昌算得一個多大人物，朱祖文拿他一期的生活都送給他，值得嗎？依我個人看，很值得，而且很是明朝人的光彩。屈原這個人真獸極了，楚懷王不信你的話，有什麼要緊，就氣成那個樣子，自己去尋死？須知：世界上不是這種獸子，再不會創造出離騷九歌九章這等好文學來。保羅倒釘十字架，有什麼益處？還不是替後來的基督教徒做幌子，令他們多賣幾張贖罪券？但倘若沒有保羅這一班人，一部西洋中世史可都冷落了。盧騷的民約論，馬克思的價值論，後人批評指摘出他們的缺點，不知多少，倘若歐洲人個個都有這種圓滿細密的批評頭腦，那麼，人權宣言，勞農政府，永世不會出現了。孔子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

斷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從一般不堪其憂的「人」看來，這還有什麼可樂？何不和那一富於周公」的季氏，主張物質上享用均等，然而非這樣便不成其爲顏回？須知理性是一件事，情感又是一件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該做，某件事該怎樣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我們既承認世界事要人去做，就不能不對於情感這樣東西十分尊重。既已尊重情感嗎？老實不客氣，情感結晶，便是「宗教化」。一個人做按步就班的事，或是一件事已經做下去的時候，其間固然容得許多理性作用，若是發心着手做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那時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僕的地位。情感燒到白熱度，事業纔會做出來，那時候若用邏輯方法，多歸納幾下，多演繹幾下，那麼，只好不做罷了。人類所以進化，就只靠這種白熱度情感發生出來的事業，這種白熱度情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宗教」。

有人說：「宗教的起源，因爲人類承認自己脆弱，因爲恐怖時候，用宗教倚靠，絕望時候用來做安慰。」我想，下等宗教，或者是如此，高等宗教，決不是如此，受用宗教的人，或者是如此，宗教的本質，決不是如此。這類話，全是從消極方面看宗教，宗教的作用，卻完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

說到這裏，可以提出我對於「非宗教」贊否的結論了。我對於那些靠基督肉當麵包，基督血當紅酒的人，對於那些靠釋迦牟尼化緣的人，對於那些吃孔教會飯的人，對於那些膜拜呂祖濟顛的人，都深惡痛絕！從這方面看來，也可以說我是個「非宗教者」。雖然，我本來不承認那些鬼頭鬼腦的行動是宗教行動，我只認他們是宗教的蠱賊，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之下，認宗教是神聖，認宗教爲人類社會有益且必要的事物，所以我自己徹頭徹尾承認自己是個「非非宗教者」。

四

我是個「非非宗教者」，然而對於「非宗教」的運動，卻表十分敬意。爲什麼呢？因爲「非宗教」運動，便是宗教。剛纔我說信仰對象的時候，認主義爲信仰對象之一種，「非宗教」是個主義，在這個主義旗幟底下開始運動，是表明他們對於這個主義信仰到白熱度，他那精神作用和我所謂宗教，無二無別。我既已認宗教是神聖，所以對於這種「非宗教的宗教」當然也認他是神聖。

然則這回我們國裏頭的「非宗教」大同盟怎麼樣呢？我對於這件事，現時還不敢下判斷，但我可以先懸一個判斷的標準：他果然是個「非宗教的宗教」，我便敬重他；他若不是個「非宗教的

宗教。」我便不做重他。兩種的分別在那裏呢？假如他們並不是拿「非宗教」主義做目的，乃是拿來做達別的目的的一種手段，就不是「非宗教的宗教」。假如他們並未嘗對於這主義有什麼熱烈的信仰，不過趁熱鬧隨聲附和一回，越發不是「非宗教的宗教」。我希望這回主持非宗教運動的人，不是如此。

有幾句枝葉的話，我還要說說：我覺得這回各處「非宗教同盟」團體發出來的電報，那態度有點不對。爲的是客氣大勝，把懇切嚴正的精神倒反掩沒了。我們看過去，不知不覺便和兩個月以前看那「洛陽才子」之驅鱷文，討武愷式的電報起一種聯想。我以爲許多「滅此朝食」「剷除惡魔」一類話，無益於事實，徒暴露國民虛憍的弱點，失天下爲的同情。至於對於那些主張信教自由的人加以嚴酷的責備，越發可以不必了。我希望「非宗教」運動諸君，對於這兩點，有一番切實的反省。

我一個方面，向基督教徒說幾句話：我希望他們因這次運動喚起一種反省。他們在中國辦教育事業，我是很感激的！但要尊重各個人的信仰神聖，切不可拿信不信基督教來做善惡的標準。

他們若打算替人類社會教育一部分人，我認他們爲神聖的宗教行動。若打算替自己所屬的教會造就些徒子徒孫，我說他先自污穢了「宗教」兩個字。

我最後還對於「非宗教同盟」會中人有一種積極的要求，而且這種要求，是我們都該分擔責任的：現在瀾漫國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方纔說的拿信仰做手段的邪教，什麼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實在猖獗得很，他的勢力比基督教不啻大幾十倍，他的毒害，是經過各家庭，侵蝕到全國兒童的神聖情感，我們全國多數人在這種信仰狀態底下，實在沒有顏面和基督教徒爭是非，我希望持「非宗教」主義的人，急其所急，先從這方面下一番討伐的苦功，庶幾不至貽基督教徒以口實啊！

要而言之，信仰是神聖，信仰在一個人爲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爲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沒有信仰，因爲沒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來做手段，所以復辟派首領打復辟派的首領，洪憲派首領，革命派首領，鬍匪首領，可以衆攬在一桿幹事，所以和尚廟裏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品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壇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

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我說：現在想給我們國民一種防腐劑，最要緊是確立信仰，信仰怎麼樣才能確立呢？我再覆述前頭一句話：「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選學燈）

旅法兩週底感想

張夢九

（一）中西社會底比較一斑

我向來喜歡研究社會情形，尤喜歡把外國底社會拿來和中國底社會比較研究。但是在國內時，苦於沒得材料，遇着由西洋回來的人，每要問他們西洋社會底情形。但是得的結果，總不外乎吃西餐，穿洋服，住的是洋房子，出門有汽車電車，愛不盡的西洋美人，玩不盡的娛樂場所。這些答案，全是我不得問他們的話，並且是不願意問他們的話。及到日本後，日本對於研究西洋社會底材料，倒比中國豐富的多，如像東京博文堂出底各國研究，差不多是會集各專門學者底觀察，以及日本文明協會出的各國事情，都是繙譯各國學者有價值底著作。但是材料雖好，還口紙上的，對於自己眼見底事實，還一點沒有。現在到歐洲來，雖爲口不久，但是對於從前底材料，却證

明了許多。所以如今把中西社會的幾點，舉來比較敘述一下，至於批評，則俟諸讀者自身的判斷。

(甲)都市的社會 西洋都市的社會，從積極方面看去，也和中國是一樣，有學生，有教員，有勞動者，有資本家，有官吏，有職員等的人，往往來來。但是從消極方面看去，西洋都市的社會，却比中國都市的社會，少兩樣東西：

第一，特別遊戲場。(如新世界大世界等。)

第二，無業流氓。

第一，自從上海有天外天，樓外樓以來，繼而新世界，大世界，花世界，小世界。一個小小上海，已經同時有這樣多的遊戲場，並且各地響應，三五年間，北京，天津，漢口，無錫，皆已繼起，就是杭州，也有同樣的建築。再過三年，恐怕長沙，重慶，成都，遍揚子江底流域，都要有他的影子了。我未出國時，以為這種東西是由外國輸入的，以為是文明的都市應有的。及到後來到日本，繁盛如東京，商埠如橫濱，神戶，大坂，長崎，都不見這東西的隻影。但是當時還以為日本是一個開化不久底地方，或者還沒有接受得西洋底文明。這次到歐洲，見世界著名繁華的巴黎，都沒有這東西，至於柏林，及德

國各市，更看不見這東西了。就是接在英美的朋友來信，也說從沒聽見說過這個東西。這個東西，真算是中國文明的特色了。

第二，這種人細分起來，雖有末路的政客，窮途的官僚，潦倒的文士，退任的軍人，失業的勞動者，倒號的商賈，浮浪的王孫，種種不同。但是歸納起來，同是一個不生產的，終年無一定收入的，終身無一定職業的，所以給他們上一個總徽號，叫無業流氓。這種無業流氓中，大概又可分為兩派：

(1) 終身無一定職業的，如末路政客，窮途官僚，潦倒文人，浮浪王孫是。

(2) 一時無一定職業的，如失業勞動者，倒號商賈，退任軍人是。

西洋的社會中，甲派的人雖有，也不過千萬分之一。他們對於社會，絕不能發生影響，所以日就月將，差不多要稍滅淨盡了。至於乙派的人，在普通社會中，很不容易看見。不是西洋的社會決不發生這種人，是西洋社會對這種人，隨時想法消納，所以這種人在西洋社會上，雖有時發生，也隨時消滅了。兄弟在國內地方，曾走過十省以上，據兄弟得的材料，北京底社會，以甲流人為最多，上海底社會，以乙派人為最多。其餘各省都會，則甲乙兩派各居其半。（上海北京，是據國內各西報

的統計。據美人統計，中國平均起來，這種人每省都會約佔二萬以上。（上海北京佔三十萬。）讀者想想，中國有了八九十萬的流氓，而社會上都聽其自然發生，聽其自然擴充，那社會的秩序，如何得安寧呢？

（乙）鄉村的社會 西洋的鄉村社會，從積極方面看去，比中國的社會，多兩樣東西。

多的兩的樣是什麼？

第一，交通。

第二，教育。居家要火有瓦斯電燈，要水有自來水，出門有電車，散步有公園，寄信有郵電，要知事有新聞。這種種人生物質的幸福，在今日中國首府及通都大邑中，所不能盡享的，而在外國的窮鄉僻壤，却可以一一享盡。鄙人初由日本回國，覺得祇有北京上海，還算交通便利，但是到歐洲來，每一個最小的，最偏僻的地方，那種交通便利，都在北京上海百倍以上。鄙人在上海北京住着時，總常想到西湖廬山去逛，因為這兩地方才有風景的美。但是到歐洲來，覺得無山不是廬山，無水不是西湖，不過那些交通底便利，和那些風景，不是天成，盡是人造的罷了。至於學校，那更多了。

就是十家人底村子，起碼也有一個小學校。而這一個小學，並不是中國那種隨便入學的私塾，其建築都是比中國的高等學校建築還好，其內容都比中國的中學完備，其教師們底程度都比中國專門學校的教師底程度高。我們如今回頭再去看國內各省底鄉村，居家要火只有菜油燈，要水只有陰溝水，出門只有蠶叢鳥道，要散步只有日晒雨淋的隴畝，寄信只有自己送，要知時事，只有看古廟壁頭上貼的幾張半通的古文告示。至於學校要在南方各省，走幾十里地，還看得見一個半個私塾。至於北方各省，那就有走幾十里地，也看不見啊。

（丙）無味應酬 無味應酬，爲中國所最流行而爲西人所最不流行的，有兩件事：（1）宴會（2）遊行。中國式的無聊底宴會，從前只限於官場，後來漸漸波及於留日學生社會，竟侵染於國內學生社會了。鄙人從前初到日本，有一天聽見同住的一位先生說：「我今天要去吃某人的去了。」問其原因，說是因爲某人新考上了某某高等學校，隔了幾天，又聽見一位先生說，「要去吃某人的去了。」問其原因，說是因爲某人新在某某私立法政學校畢了業，甚至於有某某同鄉來了，某某同鄉去了，都是要大吃特吃的。當時看見這種情形，就很覺得有些詫異，那知回國以後，去年有

一個朋友到上海，住在一品香，我去訪他，幾次都遇着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羣學生，在那裏大咀大嚼。我問茶房，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茶房說底原因，不是因爲星期，就是因爲放假。我記得從前有一個富貴的人，名叫何曾的，他曾因爲日食萬金，就留名千古。如今國內公私經濟，困到那樣，然而學生動輒因爲星期放假，就要日食萬金，國內社會，都看得慣，覺得是當然的。但是我們看西洋底社會，除了少數官僚，大富外，其餘普通社會，除是吉凶和年節外，差不多沒有宴會的。我以爲他們是比中國人惜錢，嘗舉此去問他們，他們答覆我說：「那種應酬，費錢倒是小事，犧牲人生有用的精神和時間，未免太可惜了。」其次送行一事，我嘗調查北京和上海底車站，他每天賣票底成績，送客的月台票，必比車票多在一倍以上。至於黃浦江邊，每次開船，總是岸上的人比船上的人多得多，換一句話說，就是送行的人比走的人多。就是鄙人從前住在上海，每年到南京幾次，沒一次沒有不隨到車站來說閒話的幾位朋友。若是西洋社會，無論走的遠近，時間的長短，除是自己家人，有臨別的囑託外，沒有專爲送行去的。西人對於時間，何其寶貴？華人對於時間，何其揮霍呢？

(丁)社會秩序 中國人自號禮義的國家，黃帝的子孫，神明的後裔，西洋各國是新進的，據我

我們的理想，彷彿中國底社會秩序，應當比西洋的高得很多。那知一證事實，才與我們的理想正成反對。我們入了西洋社會，苟不看報，幾疑自身已經到了華胥，還了三代，升了天國。何以說呢？都市上看，不見有打架的事，鄉村裏聽不見有詬誶的聲音，路上則行者讓途，同居相遇，必脫帽爲禮，平居燕處，笑語聲不聞於戶外，會食則不使聲聞於他人，就在娛樂場所，都有極謹嚴的秩序，稍一失度，輒不爲衆所齒，舟車及行路上，苟有疑難，求助於人，無論認得的，不認得的，都必相助，而以待遇外人，尤爲親切。我們再拿中國社會底秩序來比較，那一件和這個不是反比例？都市上隨處看見的都是打架，閭巷間隨處聽見的都是詬誶聲音，路上只見行人爭路，同居相遇，則夷然不爲禮，平居燕處笑語必達於戶外，餐館裏必要喝酒猜拳，才算盡興，必要杯盤狼藉，才算盡歡，娛樂場所，必要浪漫放肆，稍守法度，輒爲衆所不齒，舟車及行路上，苟有疑難，求助於人，無論認得的，認不得的，都不相助，就有相助，也是無誠意的，而以待遇外人，爲尤惡劣。（我初到巴黎時，曾見一個很熟的朋友，他向我說：他在會說中國話的上海，他要走迷路，他到了巴黎，雖不會說法語，但是走不迷路。因爲他雖會說中國話，但是遇着上海人，上海人總不理他，他雖不會說法國話，但是遇着法國人，

法國人却肯理他。

我不是醉心歐化而鄙責故國底人。這段話不過是就中西社會底事實，比較敘述。至於那樣是好，那樣是壞，請讀者各就主觀，自己去批評罷。

(二) 西洋留學生

中國自派留學生的時候到今天，約在五十年以上，用的錢也要上億兆了。但是出的人材，只是看得清，數得出的幾個人。然而從今以後，依然年年不斷的派遣外國官費留學生，究竟犧牲了這樣多，將來的代價是怎麼？大家要想知道這個結果，那對於現在留學生的真相，不可不注意。

留學生本有東洋和西洋兩種。但是東洋的留學生，國內人近年知道的已經很多，并且我去年於六月以後的「救國日報」的時評「問題的民族」內，已經紹介了一下。只是西洋留學生的真相，國內人知道的還不很多，所以如今只將西洋留學生狀況，敘述一下。

西洋留學生的種類雖多，歸納起來，可得三派。

(甲) 靜的

這派人中國社會上叫他做「書獃」，我叫他做「紙迷」，其中又可分爲「洋紙迷」與「中國紙迷」兩種。

(1) 洋紙迷 這種人一天到晚，手上拿的是紙，眼睛看的是紙，桌上擺的是紙，屋子裏陳列的是紙，每天除吃飯睡覺外，都是與紙爲隣。這種人以學工科的爲最多。思想是事實的母親，紙是傳播思想的工具，要學別人的學術，自然要從別人的思想入手，要知道別人的思想，自然要與別人的紙爲鄰！但是這種人他們只記得中國口語：「紙上自有千鍾粟，黃金屋。」並不知道由通紙上的話，做成事實，只務多多看些紙，多多記得些紙上的話，考其實際，不但不能把紙上的用爲事實，就只能紙上的完全了解，豁然貫通的，也是很困難的事。再進問他世界的潮流，和外國底社會，更是障五里霧中了。這種人在中國舊式的一般人，也承認他們做好學生，不過對現在社會，發生的影響稍少一點。

(2) 中國紙迷 這種人和清末「翰林式的留學生」不差半點。他們都是有了「學究」的底子，已經對於國故，保守成癖。他雖已走到歐洲來，也不能和西方文明發生絲毫影響，最好的不過

學幾句洋語，看點淺近報章。其次則並語言不學，只在中國留學生各處，去聽口風。這種人的聯想極多，附會不少。他們看見外國底警察，就聯想及周官。看見飛機，就聯想及公輸子。聽見財政學，就聯想及桑宏羊。聽見社會主義，就聯想及墨子大禹。聽見個人主義，就聯想及老莊。聽見大同，就聯想及孔夫子。聽見新村，就聯想及陶淵明。於是或寫信，或做文章，向國內人大大鼓吹，說現在的西洋文明，都是中國幾千年前，早已有了的。其實這些東西，雖然不能說完全不似，但是中間還不知道隔了無窮丈遠。所以這種人雖在國內頗受歡迎，但是阻礙社會進步，其罪實在不小。

(乙)動的

這種人又可分爲三派：(一)西洋式的，(二)中國式的，(三)中間的。

(1)西洋式的 居有廣廈，出有汽車，吊一個洋膀子，軋一個西洋婦人。終日昏昏，出入於餐館咖啡店之間，逍遙乎戲館娛樂場之內。領一次官費，吃到娶妻生子，養子抱孫。沒機會便終身在外國作一個「雙料的貴族學生」，有機會便回國去，上焉者要混公使領事，次焉者也要內而外交部當參事，外而各省外交特派員，再其次的也要混充專門學校以上的語言教習。

(2) 中國式的 居有廣廈，出有汽車。在飯桶學校挂個名，終日活動，不出聯絡應酬以外，不是開學生會去演說，打電報，便是歡迎國內來往的偉人政客名士要人，不然便是奔走公使館，也是領一名官費，吃到娶妻生子，養子抱孫，也是沒機會便終身在外國作一個雙料的貴族學生，有機會也是回國去為政治運動。這種人和前種學生，雖是活動的方向不同，但是他們有同一毛病，就是和靜的學生成正反對。靜的學生愛與紙為鄰，他們又愛與紙為仇了。

(3) 中間的 這種學生的生活，恰是包括前兩種學生的生活（靜的動的）這種人並不專讀書，並不專活動，有時讀書，有時活動。大概是前幾年讀書，後幾年活動。不知道的人以為他們性質含有矛盾意味。那知道他們是有堅定的目的，有組織方法的，而且是始終一貫的。不過活動是達他目的的第二方法，而讀書是達他目的的第一方法就是這種人，在外國時，便自負好學生，回國去，便是時髦的新官僚一派，隨時隨地，都是國內一般人所最羨慕的。這種人雖於政治上社會上無大影響，但於個人的幸福，到還看得清楚。並且對於個人幸福，終身一貫，發揮個淋漓盡致，也算社會內難得的人了。

國內人所希望的留學生，大概就是如此。其餘也有天資穎悟，了解過人，對於所學，無論何種確能透澈了解，觸類旁通，而且於世界潮流的衝蕩，社會進退的推移，也能處處留心，見微知著。據我看來，這種人到算是中國前途有希望的人，不過爲數不多，只佔全體留學生中百分之二。

(三) 留學法國底利害

自從李石曾，蔡子民，吳稚暉，諸先生提倡華法教育會以來，這一年中，國內留法的空氣，一天高似一天。但是自今年正月到我出國底時候，這個空氣，又稍變化。在一年前，全國社會，除少數官僚武人外，無論那一界的老少男女，對這留法一事，沒有不贊成的。但是當我去國前半年的時候，各界的老少男女，對這留法一事，就很有派別了。有贊成的，有反對的，有不滿意的，有懷疑的。而以懷疑派爲最多數，就是我的朋友中，這種人也很不少。所以我這次出國，因對這個空氣，特託我將實地調查的，作一個詳細報告的很多。我現於未敘事實以前，先說兩句題外的話，「法德俄美英這五個國家，立國遠的千年，近的也在數百年數十年以上，撐持到今天，都還能夠占得一個文明中的地位，這決不是各有點特色辦不到的。」我們若要準備出國，只宜將別人的話，作爲參考。總要自

已拿定主意，切不可聽見一個人說那地方好，就想去，聽說不好，就不想去。我們聽見一個人說那地方好，或是壞，還進而問他們的證據，然後自己取理性和自己的環境來，共同考慮。若是說他好，他舉的證據，在我的理想和環境看來，都是很好，那其餘就有無窮的人來反對，我也是要去的。若有說不好的，我的決定的法子，也是和這一樣。若是國內有志留法的人，早適用我這方法，我想這種懷疑時代，早已沒有了。如今且把留法的利害，敘述一下。

(甲) 利的方面

(1) 精神的

(子) 間接的

這是指法人的思想，而由文字或事物已發表出來的東西。就是思想的學科的特色，和教育的特色。

(A) 思想和學科的特色 法人思想活潑銳敏，故富於創造而多發明。自中世以來，法人在精神上對人類的貢獻，可謂不少。最重要者，如拉馬克的生物學、孔德和柏格森的哲學、孟德斯鳩的

法意，盧梭的民約論，聖西門的社會主義，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每一新思想出，不是爲改造世界的先鋒隊，就是爲學術上開一新紀元。就是現在如哲學，社會學，數學，文學，凡精神科學等，皆冠世界。所以歐美各國的學生，每年到法來留學的不少。

(B)教育制的特色 人無自治能力，夠不上說自由。所以欲養成共和國民資格，必對於少年教育，取嚴重主義。法國是共和國，人民也是自由人。但是對於專門學校以下的干涉，比各國特嚴。因爲他要使一般人到成年時，享受自由，所以不得不於少年時特別嚴重。他底中學制度，差不多是事事干涉。別的不說，只說一端，如中學學生不准看報（外國學生不在此例）也可以想見他的干涉一斑了。

(丑)直接的

這是指法人性格底特色，可以使我們觀摩的，把他分項說在下邊。

(A)平等 這兩個字，要算法國人才做得淋漓盡致，名符其實。對於他們自國人，平時候無論貴至總統，社會上的人，對他也沒有特別優待，賤至茶房下女，社會上的人，對他也沒有特別虐待。

若是對外國人，那更不用說了。在英國的社會，不但對黃白人很有階級的待遇，就同一白人之中，因其國的大小而待遇不同，同一黃人之中，因其國的強弱而待遇不同。戰前的德國社會上，對外人也因人種黃白，國家強弱大小，而有分別。就是號稱博愛的美國，他社會上對黃白人待遇，也很分別。但是法國的社會，對待各外國人，不論人種黃白，國之有無強弱大小，就如猶太人、印度人、安南人、南洋土人、非洲的生番、奧洲的蠻子、紅人、黑人等等，在世界名都的巴黎底社會上，無論什麼地方，和那一界的法國人，對他們都沒得絲毫歧視。

(B)自由 法國國民除犯罪者和專門以下學校底學生和未嫁底女子外，人人都極自由。其積極的表示，如博物館，及宮殿寺院等，一律開放，任人游覽，不取分文。(若在英德和他國，那是照例要錢的。)消極的表示，就是政府對於人民，毫無半點法外的干涉。對於言論，更是自由。不但各種報章雜誌，批評政府的，攻擊政府的，鼓吹社會主義的，是大批刊行，大批發賣，就是鼓吹無政府的，或是鼓吹「散第坎利斯們」的，也是公然大批刊行，大批發賣。不但這些，就是最不自由的監獄，而在法國的監獄，也比別國的監獄自由得很。(我曾看見克魯泡特金自敘傳，他說：「我坐盡

世界各國監獄，只有法國的監獄，算是最自由的，就是獄吏警卒，都很曉得和「可親」我把這話問過一個坐過法監的華工，他說的也是這一樣。）

(C)自愛 外人觀察法國的，多批評法人自治力薄弱。不過法人機械的訓練，和虛偽的禮儀，誠然不及英德。但是精神上的自治力，都反超過他們。譬如巴黎的大商店，每天的生意，比中國的商店多，而夥計們却比中國的商店用得少。並且無論大小底家主人，對於來客，都不注意偵察，大概由客人自取所需，到賬房去算賬。但是這種店家，從來沒有遺失物件的。各鄉下常有走過千里地方，看不見一個警察。但是每夜雖至遲在鄉下逛，決不會遇着強盜。就是不關門睡覺，從來也沒遺失東西。至於公園的花草，道傍的果木，終年沒人看守，從來沒人去取過。雖是英德社會，也略有這種現象，但是英德社會，所以少強盜的原因，却和法國兩樣。英人所以少做強盜，是由於職業發達，德人所以少做強盜，是由於警察周密，若法國人社會的職業，既不如英國的發達，而警察也不及德國的嚴密，其所以少做強盜，純由於自愛，他真人人覺得強盜是不好的事。並且還有一層，法國人的機械心很少，如世界著名繁華的巴黎，無論大商小販，對外人沒有做過欺詐的事。讀者試想

這種事不是自愛的人，就是職業發達警察周密，可能辦得到麼？

(2) 物質的

現在對留學法國懷疑的，以對這方面懷疑的爲最多。換一句話說，就是對於儉學生的生活懷疑。但是他們懷疑的原因，或是由於失望，或是由於聯想。由於失望的人，以爲一到法國，就可揀金子，騙婦人，及到法國，完全不能達目的，便說儉學生生活不好，並且抱怨華法教育會不好。由於聯想的，以爲歐美生活，如彼之高，三千佛郎，如此其少，因聯想儉學生生活，必和北京底車夫，上海底苦力一樣，殊不知所謂儉學生的話，是對於官費生和奢侈的自費生而言。意思說我們只籌足衣食住的費用，到外國去讀書，並沒奢侈費用。其實名義雖叫儉學生，而他們的生活，依然比北京上海的奢侈學生優美高尚在十倍以上。我們只要不存一種「到法國去搶金子，騙婦人的心」，那麼，這種儉學生生活，不會覺得苦的。

(乙) 害的方面

在法國留學，據我看來，可以說是百利而無一害。但是一定要嚴格搜尋起來，也可以在消極

方面，搜出一點兒害處。

(1)精神的 法人的思想，因為富於創造，其流弊就容易偏見直覺。因為偏於感情，其流弊就容易流於武斷。至於法人的性格，因為學問平等，不免有自卑的流弊。因為酷愛自由，不免放縱的流弊。因為偏於自愛，不免有消極的流弊。

(2)物質的 生活優美，容易發生驕奢。起居安適，容易發生佚樂。

留學法國的好處，雖有那樣多，然而中國的留學生，學得的很少。留學法國的害處雖少，然而中國學生，却學得很多。這個原因，究竟是法國底教育的不良呢？還是中國留學生的分子不好？（選少年中國）

於福礦山實習記

張資平

今天寒暖計裏的水銀逆流得特別的高，我的腦漿像晒了幾天烈日，乾成銀塊了，顛頂上像有什麼壓着似的，沉沉想睡。鈴木君腳底上也生了好幾顆水泡，彼此再不能勞動。鈴木君說他想到九州的福岡要一兩天，我也想到箱崎海岸去看看我的好友郭沫若，我們就趁正午的火車，馬上

勸身。

到了福岡，才知道郭君前幾天回上海去了。鈴木君在他的友人館子裏住下，我也找了一位高等時代的同學——在九州帝國醫科大學肄業的。

同學周君浙江人，他和郭君和我都是同年進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班，一年之後郭君轉學至日本中部的一間高等學校，我和周君分派來九州南部的高等學校，周君前三年和我同學，後三年再和郭君共校了。

一別三年，見面之後，都嫌夜短不能互相把別後情形及各同學近狀一一報告，和周君同寓的還有幾位同學，聚着飲冰荷蘭水，談至三點多鐘才睡。我們間的談話聽來像極尋常，其實至傷心，我想做個有機的打字機，把他抄在下面。

「K君在東京工科大學進的那一科？」

「機械科。」

「他不是去年畢了業麼？」

「是的。」

「現在呢？」

「聽說在他鄉下的中等師範當物理數學教員，」

「可憐！可憐！要中國的人材濟濟，才有此人材浪費的現象，真可以說是學者的末路了！」

「要你才說可憐呢！說人材浪費呢！K君還算運氣好的，沒有給學生趕掉！你沒聽見XX師範的笑話麼？要我中國才有這種天真爛漫的學生！G君你們不是都認得的？不單日本同班的都佩服他的學問，就連大學教授都稱讚他的數學天才！祇有XX師範的學生子說他沒有學問，你說好笑不好笑？他回到XX師範學校初次上課，還是很朴素的穿着由這邊帶回去的學生制服，他研爲究數學，用功過度，臉色又黃瘦得可怕，當下XX師範學生們看見了，就開會議說這位G教員的風采不佳，要趕他出去。他們裏頭到底還有幾個真念過書的，懂點兒道理，知「風采不佳」四個字，不成理由，不能理直氣壯的衝突教員。G君的聲帶本不很好，說起話來，聲音太低，XX師範學生更提出了一個教員彈劾案，就是「嗓子不佳」這「嗓子不佳」四

個字激怒了G君，當下譏誚了他們幾句，說「你們要嗓子好的先生，何不請梅蘭芳來教你們呢？」他知道X X師範學生已不能和他兩立，他自己辭了職，你們說這不是我中國獨有的怪現象，是什麼呢？」

「我也聽了一段笑話，X X省的A君，不是七年前東京工科大學畢業的鑛山學士麼？他也是在他們村裏的中學當教員，初回去的時候是擔任物理化學和鑛物學，其次兼教數學，又其次改擔英文，現在聽說單擔國文了。」

「我們縣裏也有一位在X X專門學校船舶科畢業的，回去沒事幹，我們村裏有一座小炭山，公司的人想聘他做探鑛工程師，他說他是船舶科，不知探鑛。公司裏頭的人說，船舶科和探鑛科雖然有別，到底還同屬工科，有點關係，若他不就此職，怕還有政治經濟科的人要來就。中國情形大概如此，不算什麼奇怪現象。」

「中國有許多徒慕虛名的政治家，口口聲聲說整頓政治，但他還是任用私人，不擇材而用，想望建設中國，緣木求魚罷了！」

「亂世好讀書！回去沒事幹，不如留這邊讀書，怪不得他們不提出，卒業論文，繼續着領官費研究，趕快畢業，不是自己把飯碗弄掉麼？誰找這種蠢事幹？是不是？」

「畢了業，位置總可以圖一個，不過好壞的問題罷了。最怕的是有飯吃，沒事幹，在空空洞洞的辦公室裏坐着吸雪茄，吸過兩年，所學的專門學問要漸漸消滅的！周君！我羨慕你學醫！可以不乞憐政府。」

「我倒羨慕他們在三菱造船廠和鐵道院實習的了，生活可以維持，學問也不會忘掉，雖說是楚材晉用，還比楚材不用好些。」

「那嗎是中國替日本作育人材了！」

「中國無工場和鑛山容我們，沒有法子。」

「這些責任就是在我們身上！我們不請求政府創辦，就是我們消極的罪過！愛國最熱誠的G君聽得憤慨極了，也傷心極了！他雖然愛國，奈國不愛他何！」

「談何容易！G先生在中國比較容易圖的位置要算教席了，不過當教員都要知道一個秘

訣，就是千萬不要向校長或學校會計說要添補儀器，加購書籍，沒有儀器，儘可不實驗，沒有書籍，儘可糊塗了事，你若一一認真，那嗎你的位置就保不穩了。你假定中國的學校等於日本的學校，你的計算方法就錯了！這計算方法，還要複雜些，你把日本的學校程度以二伸之，以五除之，所得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學校程度了！日本的政府喜歡教育家替他整頓教育，中國的政府祇望教育家替他省錢——能夠枵腹從公，不要一錢的更妙。學校尙如此，說什麼工場，鑛山？

「軍政財政非親信的人不敢用，還可原諒，教育和實業行政一定要得真有學識的人，真有名望的人才能羅集人材，得人景仰。中國的教育和實業不發達原因，就是這些機關尙受軍閥掣肘，人都說祇有司法要獨立——其實中國司法也不能獨立——我想，中國的教育也要和司法一樣的獨立。」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一句話，我們最初不指望法政經濟科，是我們的錯誤，於政府何尤？現在的中國祇知用法政經濟科的人！」

「噹噹！」周君案上的時鐘聽得厭煩了，把幾位同學趕回他們房裏去了，我感激時鐘萬分，

因爲我也像時鐘一樣的聽得討厭了。我坐了八個鐘頭的火車，困倦極了，早就想睡，且我也不相信我們南方的政府會像北方政府一樣的頹唐不振作！我雖沒回去看，但我聽幾位友人從南方來的，都說南方的政治既由破壞進於建設之域了！馬路開闢了許多，洋房子也建築了許多，煥然一新，

我們在福岡耍了兩天，鈴木君催着要回去，學校教授也說這幾天內要來巡視，所以我們又匆匆的再回山裏來，火車是六點多鐘到於福車站的，因爲天已黑了，我們走錯了山路，至九點多鐘才回到合宿所。合宿所的人都早睡了，祇有管炊事的老婦人還沒睡着，她倉倉忙忙的說「你們的先生來了，投宿在山下的一家旅館，」鈴木君問是誰來報知的，她說是一位老年紀的先生來叫，我們還有位年老先生，却沒有來。問答之間，驚醒了會計員，他說兩點鐘前打了電報到福岡去，催我們了。他又說來的是K教授和S助手，S助手先來合宿所問我們在不在，他又說K教授明天要來檢視鑛山，不管我們能回來不能。

由合宿所到山下的旅館去，要走四十多分鐘山道，我因爲時候遲了，身體困倦，本不想去，無奈

鈴木君說一定要去，我怕他暗嘲笑我，勉強跟了去，如果我是日本學生，我定讓鈴木君一個人去。
(選學燈)

學術界應有的覺悟

盧于道

現在中國的學術界，正是慢慢地放光彩時代，不料尙有一小部分，還在做夢似的未醒來，前幾天讀了朱光潛君的「怎樣改造學術界」一文，不禁引起了我的同情，也要談一談。一方面固然希望凡學術界同志來大家商榷，而最重要的，就是希望那少數在做夢的人們快起來，大家做些學術界急需的事業。

未談本題以前，先略說學術界文化中的位置，文化究竟是什麼？普通說法，一民族的生活，就是一民族的文化，生活隨時代而變遷，而進步，由歷史上看來，是不成問題的，那末文化是沒有固定不易的，是無待言了。文化既是進步的，他必有個動機，沒有動機，文化事業決不會有變遷，這個動機，就是民族的思想，思想的結晶，就是智識，智識的集合，就是學術，所以學術是有促進文化的勢力。沒有伏推爾，盧梭，法國決不會有大革命，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決不會有希臘的

文明，這都是很易見的例，試再就現今中國看，沒有五四運動，以及少數社會改造家的疾呼，恐怕中國國民，未見得有現在一般覺悟，因為與其說人類受物質支配，不如說受思想的支配。禽獸草木，也是生活，但他們生活是機械的，受環境支配的，所以沒有大的變遷，人類就不然，今年與去年的生活，決沒有一樣，這種思想，影響到生活，其中就是學術界做歷程，學術界的責任，實在很大，何待贅述！

現在要歸到本文來，學術界的責任已言之於前了，我們立刻就要反省當注意的地方，本來朱君在「怎樣改造學術界」中已說得很詳細了，再就我個人的觀察，補言四則：

一、批評的態度 這幾乎說的人已很多了，但是實行的却很少，實行而能不違背真正批評態度的更少，學術界是文化進步的動機，而批評為學術界的指導員，俗話說「當局者昏，旁觀者清」，隨使怎麼聰明敏慧的人，當他自己提倡某種學術，決無萬全之理，這種缺憾地方，往往自己不能顧及之虞，就是有待乎批評了。辦學校的人，總許參觀者多批評，那個學校才能有所改良，因為單個人的智識，決不能滿足，即如達爾文的進化論，亦待許多同志如包羅拉馬克，以及同時許多

論文的提醒，協助，所以批評並非限於個人，也要學術界多數人的批評。我們都知道凡真理決沒有亘古不易的，隨時代而變遷，何況一人或少數人，豈能立致於真理麼？即使許多人加上批評，我們亦祇能說越批評越近乎真理，斷不至於真理立刻發見的，凡科學的精神，都是近似而已，這就本身而言。至於一種言論之影響於文化——民族生活，更不得不有待乎批評，我們決不容大多數人盲從少數人，利害所關，不得不加以精密的批評。比方說我們提倡自由結婚，亦或許自由結婚足以激起頑固家庭的反對，於是我們省察他反對的由，逐一批評，促他覺悟，或者自由結婚是真有害，我們亦據實在理由來批評，而後孰是孰非才有着落。我們決不容有武斷的事業，經了精密的審察以後實行，才免種種不當之害。

批評的必要，如上說了，批評有當遵守的態度，第一就是謾罵，及無意思之談，如某大學教授在某雜誌做了「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一文，內有涉及什麼「自登廣告」「耀威弄勢」「庸俗氣」等話，毫不相干，隨意謾罵，滿紙皆是，可謂無意識已極！現今學術界方在討論重大問題，他們自己不做點事，反要東說西寫，雖不是「學術界之蠹賊」，亦成了「文化的流氓」，雖無多大

影響，總是像夏天的蚊子叫，也太討厭了！我想凡是真正有心於提倡文化的，決不肯做這些無謂事，說這些無理的話。

第二點就是要批評重要的地方，不可着眼瑣小無理處。比方人家稿紙後面寫個「某日黎明脫稿」或序文什麼「我的朋友」等，這無關宏旨，亦有批評的必要麼？我想不會有的。再來隨意附會加以「以顯其精力過人者」，可使人望而生愛敬之心，或「眩其交遊之衆，聲氣之廣，與其提倡者勢力之大」，既無價值，又足以顯其批評之目的，在有意罵人，何以呢？比方說某人是竭力提倡學術的人，我看見他多做幾篇文章，或多演說，就說他好出風頭，長或看見走路精神很足，就說他趾高氣揚，驕傲自得，這豈不是只見其眼光之小麼？「夫學術之目的，在求真理……學者闡發真理，貢獻於世，世之欲知者，乃其真理……」這話極是！那末我們批評的目的，當然亦在求真理，批評的地方，也在他學術道理方面，不是其人，才不失爲真正的學者，真正的批評者。不然，就是無關緊要，於時間及腦力，不免太不經濟了。

第三點就是大凡批評人家，有兩個條件：一是懂人說的話，一是自己對於那門是有研究的，比

方說研究植物的人要批評文學，不免有些「自眩精力之過人」了，或許他關於文學，是很有趣的，但一人精力有限，決沒有萬能的，一人在一樣學問上，尙不能有完善的研究，何能再顧及他呢？即以植物而論，其創始者列奈，與現在人比，當然差遠了，現在人同將來人比，亦是一定差遠了。可見一重學問，窮千萬年，以研究都不能盡，何況人的一生就能盡麼？所以我們研究學問，一定要專，既經專於一門，他人論及我所研究的，當然是能夠批評，若是我研究的植物，他說的是文學，便貿然來批評，不免隔靴搔癢，非但沒「貢獻，適足見其好出風頭，最多亦不過加他一個兩腳書廚的名罷了。雖無大妨礙，不過他已經是社會一分子，不免失了社會中一個研究學術的人，這是我們可惜的。至於人家說的話，我還不了解，如「貴族文學」「平民文學」「死文學」「活文學」等語，不知用意所在，妄以附會，甚或罵爲「妄造名詞」「橫加罪戾」，真不值識者一笑。

第四點當注意而爲中國多數人的弊病的，就是要講面情。某人同我同事，或要好朋友，他做了錯事，總是不肯去批評，因爲面子關係。比方現在中國文學創作多極了，無論是好是不好，批評時必要從直，當我們看見某人批評某人的詩集上頭說是「我的朋友某」，下面文不必看，就知道

是說他怎樣好，天才怎樣了。我們雖不要以盛情用事來評人之過，亦不能因盛情而不指出壞地方，我們的批評是在他作品上，並非在朋友情誼上，這是要認清的。我們中國人有種性子，實在很壞的，——羅素亦說過見東方雜誌某號譯文——就是要講面情，倘若我批評友人某作品的壞處，一方面我不肯說，他方面友人聽了十中九個不愉快，要傷感情的。這點指出的人很多，但實行的很少。

以上四點，是就平常發見所及，略說一下，其實我並沒有研究過批評學，但是我想這四點實在是重要的。他如好作荒謬怪誕之言，如說「若假彼等以威權，則焚書坑儒，與夫中世紀殘殺異教徒之慘禍，不難再演」等，妄言如是，誠為學術界所悲觀與失望了。

二、言論的審慎 我們先要知道言論的勢力，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不是言論的功居大半麼？學術是思想的匯合，而思想之發表就在言論，言論的勢力，在時間空間，都是很大，很易見的，因其勢力越大，我們就越要審慎，越要限制。不然，以少數的言論，妨害羣衆的事業，不得不排斥了。況社會上占重要地位者，往往是青年，而青年人又很易受暗示，輕信似乎較判斷為強，而且在學問上

確深有研究者，究爲少數，自己既沒有把握，所以一聞人之言，便如草上之風，東西響應，所以一面發言論者，不得不審慎之。

第一點我們當注意的，就是要切於實用。好粉空談，向來是我國人的舊毛病，現在中國正待改造時代，決不用空談名士，來寄生於社會中。所謂實用，有兩層意思：一方面是知行合一，就是我說仁義道德，我行亦仁義道德。比方我徒提倡爲社會服務犧牲，自己却做個閉戶之士，一心爲己，這種唱高調派，有何用處？他一方面就是要觀察事實，做得到否。比方說中國督軍是凶惡了，而他偏大倡要督軍覺悟，這是做不到的事。比方某大學中國歷史教授說：「你們非宗教同盟，要先將中國政治教育先辦好後才行，因爲耶教對於中國教育供獻，是不可埋滅的……」等話，這不是與事實不符，又是做不到的事麼？

第二點當注意的，是要認清目的。當我發表言論，目的安在？先自己要認清，不要因文章而做文章，要因我而做文章，就是自動的發表言論，不要被動的。現在一般青年的弊病，就是忽然想起某題目，因題目而做篇文章，甚或著爲書，不知目的之所在，或者滿篇文章，那樣亦說，這樣亦說，一方

面固然文字方面不流暢，但自己沒有確實的目的，是最大的原因。其餘若好做八股式的文章，以使人不懂爲自高的，雖有確定的目的，而使人不得頭腦的，更不必說了。我們言論的功用，當然是有一定目的的，沒有目的，就無發表言論之必要。不然何不把這功夫去研究些學問，作來日之貢獻呢？

第三點當注意的是有研究的態度，不可武斷。學問原是一步一步前進的，就以科學論，雖研究到極端，還不是比較的近似罷了！學問越討論，真理越易見，「排斥異己，入主出奴」，當然是「們不容的，如愛謨孫說的：「社會之疾疾，乃妄自誇大之人」，「凡我一種意見，當然要經大多數的討論與批評，不然，我一人說出來，成了天經地義，而像某教授在某學報上「論人諸子之學之失」一文，開頭就是「而偏宕之詞，恆繆整（即戾）於事實，後生小子，習而不察，沿訛襲謬，其害匪細」等。看人爲「後生小子」自以爲大子，而所謂小子，又指章炳麟梁啟超胡適之而言，這種「妄自誇大之人」，不論其言有當否，或特別高見，亦是損失學者之態度！

第四點就是要談自己所深有研究的。凡我是門外漢，不當去妄說幾句，比方一個國學沒有研

究的人，却要開口說「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異議，以期出奇制勝，且謂不通西學者，不足與言整理舊學」，又謂「整理舊學，須用科學方法」，其意並欲嚇倒多數不諳西文未入西洋大學之舊學家，而彼等乃獨懷爲秘術，爲他們所不知，可以大出風頭……如「高郵王氏之流，又豈曾諳西文，曾入西洋大學者乎……」等，固不值一笑，亦可知因他研究國學，不知底細所致。又如評嘗試集中說的：「……不但詩有然，即如老子荀子之散文，皆喜用四言之句，而叶韻，豈非整齊紀律爲人類之天性耶？」這種論調，足見其學之膚淺，他如學未到人，就喜談論，如談一史字，用些希臘文德文法文，其實又不懂希臘文等，靠着字典翻來，或百科全書裏抄來，以不知爲知，就是爲了偽學者的態度，不但於學術界沒有貢獻，反成了爲賣文生涯的人，社會中不免多了幾個可慮人了。

三、時代的眼光 站在學術界的人一方面要有歷史的眼光，一方面亦常有時代的眼光，記得某君在文德篇，說起文章爲不朽事業的意思，這就是中國從前人的思想，以爲要一言而爲萬世師的，其實不然！人類文化，祇是進化不已，沒有不變的，我們立在什麼時代，即常有那時代的眼光，做那時代的事業，古人的言論事業，做現在的參考，現在做將來的準備，參考，互相融遞，以至不已。

時代是創造的時代，決不容做古人的奴隸。羅素說：「人類有創造衝動及佔據衝動。」又說：「最好的生活，是那創造的衝動佔最大的部分，而佔據的衝動佔最小部分。」又記得某學者說：「時代是繼續不斷的創造。」所以我們聽了古人話，隨便怎麼天經地義，莫忘了你在什麼時代，更莫失了你所創造的精神。現今許多學者，保守着古人遺骸，聽古人之言，以為今人總不及古人，完全忘了他在什麼時代，這却做了一個古人的奴隸的。他們一聽到新學或今學，就要搖頭咋舌，以旁觀人看起來，實在是很可憐了。其實他們崇信古人，都忘了古人的精神，他們能得古人的精神，亦不至於謬誤！何以古人是有創造精神的？常聽說「時代謬誤」而不知謬誤了時代，可嘆！

在我看來，祇有古不及今，沒有今不及古。我們求學，當然是供獻於現在，因此求古人遺傳的學問，以作實用於現在的參考。但所謂參考，並非是完全服從古人，用該種學問，用之於當時，以之用於現時，當然有不足，無有餘，這個不足而足之，就是靠我們現在的創造，世界亦因時代之漸漸足起來，而進化，最容易見的就是生活之由簡而繁，這個繁起來，無論是質的，量的，總是要創造，其實質的方面，為最重要，那就更可見要創造。所以現在有責任的學術界，對於古當然有所改革，這種

改革說是「推翻成案」主持異議以期出奇制勝，什麼爲古人打官司的論調，而不知時代的要求，反說「……卽窺時俯仰與世浮沈之意……」無怪有人說：「夫使舉世皆以「順應」爲美德，則服從附和，效臣妾奴婢之行，誰能爲之領袖，以創造進化之業自什者乎？」了，這種以適應現在爲「姬妾奴婢」反以拘泥古人爲自高自在，豈不是進化的大障礙麼？

文化的進步，試分三方面來說：一是社會羣體方面，一是物質方面，一是精神方面，這三方面可說責任都在學術界，何以？試問那一種能脫離學術的範圍？但是這三方面，那一方面不是比從前進步了？社會組織是否更完美？物質文明是否更發達？精神方面如藝術等，何曾不是更高尚，更普遍？我們生活在更進步的文化中，是否應受古人指導，做古人奴隸？再進言之：現在的文化，是前世人創造的，我們有否創造末世文化的責任？我並不是說屏斥古人，亦並不是說做現在時代的奴隸，我是說做現世的人，固當曉得古人學術，但不可忘了創造的責任，放大眼光，看現今的時勢，勿拘泥於古人。

四、打破智識階級 我聽某教授的演說，說大學教育，要養成階級，真正德謨克拉西，是要少數

人去提高多數人的程度，」並說「以美國教育發達，受大學教育的亦莫過百分之五六，」我當時聽了就懷疑，其實智識是少數人所包有的麼？莫怪他們不知平民文學，甚至反對白話，而戚戚然有憂於「廢文言而用白話」，更說「今之學者，非但以迎合羣衆爲能，其欲所取悅者，尤在羣衆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學生之類，」舊智識階級漸趨消滅，而新智識階級，尙未成立……「這種笑話，所以他的學生，都是好嚼死文字，做古人奴隸，而自命爲智識階級！其實智識是什麼一回事？什麼用的？還沒有認清呢！

我以爲德謨克拉西精神的最要條件是自動，這種自動，有能力的有智識的自動，並不是盲動。所以智識既應該人人有，其間雖不能平等，至少亦當希望他程度慢慢提高，無論先普及與否，那末又何所謂智識階級呢？養成智識階級的目的，究竟安在？是否要壟斷智識呢？……無論如何，我們希望教育普及，亦就是希望智識普及，雖高等的智識，亦求普及才好！不然，大學裏招生亦將限定人數，豈要養成多少的智識階級麼？——學術界之所以爲學術界，豈要成爲階級麼？

以上四端，雖然未盡，但很重要，亦不待我說，既在中國學術界，本是欣欣向榮的時候，大多數總

是覺悟，不過少數人作出言論，未免固執些，於學術界不免是一種失望。我本才學淺膚的人，因不能自己，所以才簡單的說幾句，我並不是像別人的故意作論，亦不是出於什麼嫉妬……而發牢騷，我覺得學術界在中國的責任太重，而少數荒謬的言論太誹謗。至於足以使人覺悟與否，這我不敢過問，還是要看他自身腦筋的清爽與否（選學燈）

歐行道中記（節錄）

宰平

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了西貢，船上法國人驗護照，我們在此過路的不驗。此地水面並不很寬，而一二萬噸大船，可以自由進出，比上海方便得多，因想起開湄黃浦江問題，實在不容再緩。由海口至碼頭，船行約四點鐘，將近大碼頭先看見無數四方式的小碼頭，本地人把他叫做「象」，形容他的樣子，其實並不像。港內船隻雖不及香港多，却也不算得少。但是要像香港尚能看見一二掛着中國旗的船，此地却沒有。我們幾個人正在那裏談話，同船華僑侯君壽南指着遠遠兩隻黃烟通的船，說道這都是我國人所有的，一名「金陵」一名「西貢」。侯君外甥李冠春就有輪船三艘，行駛南洋各埠。不過此地華僑所有輪船，不是掛英國旗，就是掛法國旗。剛纔所說「金陵」和

「西貢」這兩隻船，掛的都是英國旗。因為若不如是，種種吃虧，生意上簡直站不住。掛着中國旗，並不能得中國保護，也難怪他們不得不另打主意。華僑之中說他不愛祖國麼？這句話實在不能說，他們對於中國事情熱心的實在不少。可見愛國的感情是一樁事，實上的利害關係又是一樁事。平常往往把感情與利害關係，合而為一，這種看法，無論人論事，都極容易錯誤。起初我們看見此地無中國旗的船，就以爲無中國船，後來知道有中國船了，旁邊有一位先生他又很不滿意於中國人不肯掛本國旗，這都是感情上的話，恐怕不是他們錯，還是我們錯哩。

到西貢最觸眼的，第一樣就是紅的屋頂，紅的嘴，（本地人吃檳榔）紅的馬路，（公園內）還有長而極窄的小划子，水面無數的飛鷹，綠得比油畫中還好看的草和樹，戴着黑頭巾留髮長衣大袴一望好像女人之安南人，赤脚之男女，桶帽花裙黑臉之馬來人，牛車，摩托車，其小如狗之馬車。我們到了此地，纔覺得件件和內地不同了。

安南人最高等生活，如銀行書記之類，每月收入大約七八十元，已經算是天字一號。然此種生活的人很少數，其大多數安南人多做小買賣，或拉東洋車爲生。然要說安南人生活比中國不如，

却又未必。我在船上看見旁邊泊着幾隻小船，下午三時十餘分，是他們吃飯的時候了，我想看看他們生活程度怎樣，只見船篷底下七手八腳端出好幾個碗碟，有湯有菜有魚，米是雪白的，碗碟磁質花紋也很美觀。若把我們內地船戶來比較，只怕遠不如他們了，這才叫做真正的天惠哩。

但是這種天惠的結果就是懶惰。他們無論上等下等人都喜歡睡午覺，一睡至兩三點鐘纔起來，也是因為天氣熱的緣故，正午十二點以後三四點以前，什麼事情都不辦。安南人當巡捕的尤其無聊，我們有一次要往植物園，雇了洋車，請明地名，拉車的不懂，請教巡捕，他也不懂，正在沒主意，那邊有個洋車夫擠過來，這位巡捕老爺一回頭拿起王靈官鞭子望着那車夫就打。在異族勢力之下，作威作福的欺負本國苦人，這種人我在上海也見過，可怕可怕。

此地公園却不壞，到了園裏，覺得滿天滿地一片綠，不是熱帶生長的人，未到此地絕不會相信世間有這樣風景。池裏邊還開着一朵一朵的荷花，今年我們算是過了兩個夏天了，一出了園，望東北過橋，看見沿路既矮且破彷彿雞棲牛欄似的土人所住房子，僅僅能對付蹣跚着幾個人，比日本鄉下的小茅房還要難看。（土人房子矮的緣故，我們起先猜他是防地震，後查知純由迷信，我

們猜的全不對。這裏與公園相隔只是一條橋，橋的那一邊何以那樣快活？橋的這一邊何以苦到如此？這問題究竟誰來解決呢？我們看了好些本地人居處，要覓一處光線空氣稍稍合式的，始終沒有看見。他們中等以上人家，亦有頗講究的：門前排着數種小小的盆花，屋內當中供着硃漆的木牌，寫着「祠堂」等字樣，旁邊還掛許多橫額——如「德慈心」「光善樂」等等。半瓶醋的題字，木匾油漆，也要花點本錢。但是下頭仍是泥地，上頭仍是茅草，堂屋前後不通風，走進去有一股奇怪的氣味撲出來歡迎我們，只好稍爲一站就謝謝走開了。本地人還有一種奇怪的习惯：下等人把皮膚畫花不算奇，安南式文身他偏要書格言。我在此不過兩三天，看見的就不少，大概都是上面所記德慈心光善樂一類文字。有一個苦力在他手臂上刻了一對：「世間用財吾用道，天下求利我求賢。」這幾個字很連貫，不免把他記住。我們未到西貢以前，在船上看見有一種法國報上面印着現在安南王的相片，穿的好像中國戲台上打扮，滿手鑽石戒指，偏要拿着一管筆，且拿得極正，眼睛望下垂，像要寫字的樣子。這兩樁事聯想起來，安南上下依舊是一二百年前思想，可以概見。

中國人在此究竟有多少人？或說四十萬，或說三十萬，或說二十餘萬，這都是近兩年來我國遊歐通訊中所說的。我們看來大約二十餘萬數目似爲可靠，因爲問了商會及幾個同鄉所說皆與此數相近。此地中國人如是之多，而至今未曾設有領事，所以連華僑確實數目也無人說得明白。兩年以來，設領問題，我國方面也經提過幾次，法國人總是不願意聽說。最近他們用了一種釜底抽薪的妙法，先把幾個中國商家叫了去，告他說：「若果中國真要派領事，法國政府只有按照別處有領事地方的辦法，所有中國人不得再置不動產，華僑向有之此種權利一概取消，你們如還想要這種權利，應即簽個名，說不願意中國派領事。」內中有些人被他這一嚇，果然簽了字了。這絲段內幕，也是商會中重要的人告訴我們的，大概是事實。

華僑人數，以廣東爲最多，福建次之。發大財的，福建人有幾家，廣東較少。現時西貢華僑首富黃仲贊，財產一千多萬，其次謝媽延，皆福建人。全體華僑中發財產至五十萬者約有百餘人，其餘在此餬口過日的也不少，亦有小本營利，學了船上來往換錢的那些馬來人本事，專以重利盤剝安南農民爲務，譬如放債十元，每月取息二元乃至三元，或有待收成時，將糧食抵償，每一元要償粟

兩桶，照現時市價，值三元上下。這種利息，實在太利害！去年日本人爲報復排日風潮，有此鼓煽本地人排華，華人重利盤剝，也是他藉口之一端。正經華商所做生意，大宗是米及橡園（即膠皮）凡行銷中國日本菲律賓以及法國各地之米，皆在西貢出口，鄉間橡園大多數係華人經營，自歐戰以來，有許多改營米業，橡園生意較前減少，然尚有七十餘家。此外藥料、牛皮、棉花等等生意亦尙不少。近數年以來，華人自辦銀行亦頗發達，東亞銀行資本五百萬，華商銀行資本二百萬，皆頗能獲利，惟所做不過華僑生意，還不能和外國銀行競爭。最近做米出口的聽說生意不很好，就如義昌成號，算是米商巨擘，前幾天倒下來，虧空至一千餘萬之多。現時正是華商市面吃緊時代。

華商聚集地方，地名叫做堤岸（Cholon）此地當法國人未佔安南以前，已爲我們中國人經營商業的根據地，距西貢碼頭約三十餘里，現有輕便鐵路可通。該地馬路房屋亦尙寬敞，生意比西貢還熱鬧，酒樓飯館妓院戲園，無所不有，完全廣東式，簡直和在內地一樣。廣東人在海外殖民的力量，實在很奇怪！他們把內地習慣，無論好的壞的一起搬了去，居然也能成一種局面。他們當初都沒有甚麼本錢，學問知識更不必說，專靠着天才和經驗，在西洋人日本人四面勁敵中，又沒

有國力做他後盾，支持奮鬥，以至今日，總算不容易，當地華僑現在明白的也不少，漸漸知道教育是一樁重大緊要的事情。堤岸一隅，現有華商所辦小學校多處，又有穗城中學、坤德女學等，坤德正在預備做義務戲停課，只與該校校長談了一談。又有幾個小學，因為今日冬至過節放假一天，我們也不過見見校長看看房子罷了。穗城今日不放假，參觀各班上課，很有趣味。該校名為中學，實際還是高等小學程度，然比較的辦得很有精神，經費頗充，講堂和宿舍都很乾淨，體操運動很整齊，學生中聰明強壯的也不少。只是教授法古老些，這一點似應趕緊認真改革纔好。此外還有中法學校，程度較高，可算一個中學。看他所定課程，似偏重商業方面，這也是當地需要的結果。至於真真教育精神，似尚沒有接觸着，而且這校並非完全華人所辦，法國人勢力很大。校長是法國人，教習大多數亦是法國人，中國學生共有七十餘人，在西貢華僑子弟除了這一處，也就沒有更高等的學校可入了。

中國人在西貢所受待遇很不平等，每逢中國僑工人等進口，未登陸以前，先在船上盤查護照，已經麻煩透了，好不容易上了岸，並不能隨便行動，照例望豬圈牢裏一送，這豬圈牢三個字，我們聽

着已覺得毛骨悚然，何況親歷其境！舉目無親的可憐我同胞，有話無處說，有苦無處訴，閉置在這種去處，何等可惱？我到西貢之第三天，單身冒雨前往該處看了一看，原來就在我們泊船碼頭東拐灣便是。先看見一所房子，上頭寫着「衣箱亭」字樣，所有上岸華人衣件行李均交置此處，不准身邊隨帶。再進又一所房子，比前頭那一所大些，寫着「華僑入口客亭」幾個大字，這就是久仰大名的豬圈牢了，新客即指初次入境之人。今天有船進口，衣箱亭前停着一輛行李車，這裏却未見有人出入，只見門口站着惡狠狠的兩三個本地人，亦不像巡警或看守的樣子。門內個個窗戶都用粗鐵條護着，簡直和監獄一樣，鐵條裏邊隱隱約約有幾個人影子，聽說進去須經過許多手續，許多日子，說不定那一天纔能放出來的。

不但初次進口如此，已經住定了，若有事要歸國，也非常困難。譬如有人接到他家裏電報，說有要事或家屬病重叫他趕緊回國，你說是否馬上就想回去看一看？可是在西貢却未能這樣的爽快，無論有天大的急事，你要想出境，非先得法國官吏答應不可。這一答應頗不容易，有特別體面的人呢，大約四五天可以辦得了，若是一般僑工，沒有甚麼大來頭，至快總要半個月纔行。該地管

理華僑辦法本來就近苛糾，再加以辦事者之從中留難，所以覺得格外爲難。不但進出口如此，就是平常在該地過日子，也頗不容易。每年要納人頭稅十八元五角，雖失業流落，連飯都沒得吃的人，也不能免。違者即趕他出境，不准停留。安南本地人不過每年六元五角，獨看上了中國人要他輸納重稅，商會中人告我說，明年還有加至二十八元或三十二元之說，這話已經傳遍了，或者竟成事實亦未可知。納了稅也罷了，還要隨身帶着政府允許納稅憑證，出門一步，倘或忘記攜帶，查出就要處罰。這還不算，另外又有一種指模紙，納稅人須將五個指紋全印在紙上，和犯人手印一樣。（安南人只要印着一個指頭）此紙也要時時帶在身邊。我聽了倒想看看這寶貝，果然在穗城中學教員何先生處看見了。人頭稅紙一張，指模紙另一張，顏色各別，指模紙背後更有數行漢字：有「如犯罪身死者此紙沒收入官」等語，嚇煞人也！何先生說：路上隨時有人盤問，的確要時時攜帶，我們相遇在一個廣東飯館裏，這票就在何先生身邊，也可證明此語是實。又有牌稅一項，計分十等，最下等的如肩挑小販，亦須月納四五元，中等大約每月五十元上下，如米商，如酒樓飯館，都算是第一等，月稅至千元之譜，可謂不輕了。聽說新近又添設甚麼「新客官」，專管新到

華人不知將來還要出甚麼花樣？又聽說南洋英屬荷屬，自歐戰後，待遇華人皆比從前厲害，我海外同胞簡直到處都要受一肚子臭氣。日本人當初何嘗不如此，現在却體面得多了，到底是他們人都比我們優勝，還是後面所靠的國力比我們強呢？這且不管，只覺得到處相形之下，太駭難爲情罷了！

智利號輪機，又軋軋的動，望着地中海進行。（一月十四晚九時）一盞的月亮兒向西斜墮，月光正照在水邊銅人頭上。我在大廳寫當天日記，纔寫了一半，聽見船開，撇下日記本子，到艙面看了半晌纔進去。自離上海以來，停船開船，不知多少次，今覺得特別注意似的，自己也莫名其妙。無風無浪，船上許多人圍着談天。（十五日）他們談到大戰中航行的危險，好些人初次聽見，把兩隻眼睛直着，只望船旁海面發楞，原來當時神出鬼沒的潛水艇，在這一帶，先後傷壞商船，不計其數。冒險前進的船隻，在坡塞就要戒嚴，全船加上武裝，然後探頭探腦，大家都捻着一把汗，不管死活的往前走，搭客一個個都要穿上浮水衣，掛上救生圈。（吳品才比我前一兩幫船到歐，他後來告訴我說：他來時在地中海還要穿着救生衣圈，試演了一回。我回此行，連一回都沒

有演，大約自大戰以後，算是最近纔回復了平時狀況。整天在甲板上，夜間也不敢歸艙。某次有一位女客，不得既疲且冷，實在受不了，起來說道：我甯可撞在魚雷上，不能在此坐斃，說着一個人跑到房艙裏去，至今尙有人述此事，以見當時海面露坐之苦。每到夜間，船面不敢留一星之火，前後左右黑洞洞的，偶有吸烟者，大家都釘着眼睛看他，有時船上人還要干涉。艙裏雖仍點着燈，但燈光好像土耳其的閨秀，絕不叫他一點兒外露。人人心目中，都覺得有一種危險的重擔，背在身上，比救牛衣圈，重得千百倍，寂靜無聲中，彷彿呼吸可死。有幾個水手告訴我們說：有一回不及兩小時，連碰兩次魚雷。第一次碰着，船壞了，（也是法公司船）大家遇救上了別的船，氣喘剛定，轟的一聲又中了別的潛艇所放魚雷，你想險不險？幸而船破後，船上人都還得救，但是所受損害已經不少了。此時凡經過地中海的，人人真恨不得長出四個翅膀，飛渡過去。說也奇怪，你偏着急，他船偏要走得慢。平時不過走四天下，這個當兒，要加上一倍還不止。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直航的船，最易受潛艇的襲擊，要避那魔鬼似的水裏東西，所以只好灣灣曲曲，就像車走斜坡，忽左忽右，曲線的走法，自然走得慢的了。不但船走時所取線路要秘密，就是未開船以前，出發時間亦

是萬分神秘，搭客及船上人等，都不能自由上岸。明說今天不走，忽然把錨起了，這是常有的事。前天我們經蘇彝士河南口外，有一隻沉船，沒有起起來，水面立有標識，叫人家注意。同船某法國教士指爲德國潛艇所襲擊的。潛艇要由蘇彝士河通過，跑出紅海來打人，以我們外行的看法，恐怕是不可能，然而這位教士先生則言之鑿鑿有據。

又有一位教士，丹麥人，年紀已經很老了，在中國北方一帶前後二十多年，完全變成了「中國化」，整天手拿一本漢文本板的書，如白虎通山海經之類，皆是他所愛讀的。同船許多西洋人，他從不和這些人攀談。他的夫人，也是古色古香的，每見船上法國女人，穿着時髦衣服，我們倒覺得沒有甚麼稀奇，他却瞧着暗暗的好笑。

船上又有幾個外國人很有趣：一個是某國海軍軍官，在中國四川住過多年，他極喜歡打麻雀牌，有時背着手，手上擎着中國製短小的旱煙袋，在甲板上走，不大和人家談天。（這船上外國人，多半在東方久了，不甚活潑，各自各的，在船一個多月，沒有一次團體的娛樂遊戲。）他走路的時候，把腦袋放得筆直的，那腦袋的影子，永遠在我記憶裏。兩個某國女太太，年紀我們自然無從知

道，無意中時常看見他把個小粉拍在他臉上亂點。一個某國的女僕，最愛罵小孩，這個小孩，是他的主人的兒子，時常被他打個耳瓜兒，主人不在面前，這小孩哭了一陣也就罷了，他又喜歡站在人家過路的門口吃東西，常常坐別人的椅子，自言自語的說話，他又告訴同船中國人某君說：他的主人也是海軍軍官，在西貢等處好幾年，夫婦兩口兒都有了嗜好，手邊財產很不少，不過給他的工資很少，他說這次回國，再也不能忍受這樣的待遇。

今天船上死了個水手，這人廣東籍，謝姓，年紀將近六十歲了，他在艙面做工，腳底下墊個矮而小的木橈子，不提防歪了一下，橈子滑開，他就跌了一交，他就死了。一個人原來不碰着潛艇和魚雷，也要死得這樣快的。搭客中之中國人，大家糾些錢，撫卹他家鄉的遺族，一共湊了二千多佛郎。日落時水極平，真是和油似的，碧綠的無邊無際，膩滑滑的發亮，映着一片一片的紫雲，那紫的透明色彩，彷彿能看見他的背影，而又忽濃忽淡襯托出好些層來，只有放花爆時半空中燒化出來的顏色，可以形容他萬分之一。這種海色雲光，在船上海員們或者見慣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們真是感謝大自然，給我一張這麼偉大，這麼神化的水彩畫，慰藉我們客中的寂寞。但是今早還

是活活的老謝，此刻好看的晚景，他已經不及見了，聽說他明早四時水葬。

船經希臘的可利多刺島，（十六日晨）據說，從前曾經建立一個小小王國，島上人口不過二十餘萬，天暖無風，船却搖，海面並沒看見白的浪頭。又經意大利半島，（十七日晚）當通過海峽的時候，望見 Monte 山，高三二八〇米突，全是雪，但並未見甚麼火山。再進已到了西西里島中之麥西里埠，時已黃昏，夾岸千點萬點燈火，猶如繁星一般。這兩大海面，一隻船都沒遇見，忽然到了這樣熱鬧的地方，有好些西人小孩們，正在飯廳吃晚飯，看見窗外閃閃灼灼的燈光距船很近，都跑到窗門外，拍手歡呼。我們也覺得船兩旁都好看，但是船主此時和我們苦樂恰在正負相反的方面，此處行船頗擔心，今晚飯廳上，就沒有見船主來吃飯。

十餘年前，有一晚，此地人風大浪，海水比岸上樓房還高，一剎時死了二十餘萬人，倒成了歷史上有名的一個悲劇紀念地。

又是一個有名的地方來了！拿破崙第一出生在哥西卡，（Corse）他失敗後，初次被竄在厄爾（Elbe）小島，這處原來相距不遠，我們今兒在這兩地中間通過。（十九日）船距哥西卡尤

近，幾乎山上一草一木皆可見，厄爾白島就在斜對過，茫茫水影中，迴想當日拿翁從島上脫走的時候，（事在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他們坐的船不知打那兒出發，越想越覺得當前實景，富有趣味。

大家都說地中海風浪好厲害，前兩天却是意外的平靜。十八日下半年及十九日整天果然了不得，那浪來得非常雄厚有力，就像前前後後無數的山，浮在水裏頭，在那裏亂動，一重又一重滾過來，後邊有甚麼東西推他似的，來勢極猛烈却不是洶湧漂疾的樣子，因為無大不大的，所以覺得他的態度很笨，我從少至今航海回數不少，從沒看見這種大規模和這種黑熊一般的蠢浪。經過厄爾白島之後，遇見一隻黃烟烟白船甲的商船，迎面而來，看他船身髣髴整個已經沉沒海中，一回兒又拔了起來，我們自己的船，是個甚麼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總不能看見自己的。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二十餘分，船到了法門馬賽港口停住了，一直等到下午三時二十餘分，纔開入碼頭，當在港口停泊時，看見碼頭很近，老不肯進去，大家莫名其妙，又都很急着，一羣人熱鍋炒蟻似的繞來繞去走，岸邊風景又沒甚麼好看，靠岸一帶工廠頗多，但山上樹林甚少，又不宜

翠，遠不如昨天過哥西卡時所見山容之美。馬賽山的土色，就像北京冬天白爐裏燒過煤球的灰，凡在北邊住過的人，就可以知道此地的山色了。四時三十分船靠碼頭，船上人告訴我們說今天西北風極大，比昨兒更厲害，倘若不看好風色，一下子開進來，恐怕出亂子。大家所莫名其妙者，現在可明白了！六時四十五分纔離船。（選東方雜誌）

勞工神聖

蔡元培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

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自己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纨绔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乾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選蔡子民言行錄）

洪水與猛獸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後來說到他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拒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後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於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爲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彷彿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

水，要是如絲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奸惡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麼？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惡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麼？

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伏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選蔡子民言行錄）

荒蕪了的花園（散文詩）

鄭振鐸

一座荒蕪的花園裏，

祇有有毒的惡草與刺人的荊棘生長着。

除了蟋蟀在草叢中悲鳴以外，聽不見別的聲響了。

美麗的池從前淙淙地流過石橋的，現在因為沒有人管理，漸漸地乾了——乾得見底了。美麗的花木，前燦爛微笑地盛開着的，現在因為沒有人時時灌溉，也漸漸地萎枯盡了。就是從前天天飛到園裏唱夜之歌的夜鶯，也因為他的好朋友玫瑰死了，好久沒有再飛來了。

有一天忽然有好幾個人來到園裏，

他們看見這座美麗的花園的淒涼情況，幾乎要痛哭了。

他們坐在快要坍倒的草亭破椅上，談起這座花園的以前的美景，個個人臉上都顯出追慕惋惜的神色。

一個人嘆氣道：「難道我們就任他長此荒蕪了麼？」

其餘的人都毅然站起身來答道：「不，決不，我們應以大家努力把牠整理好。」

於是他們跑到池旁，坐在一塊假山上，細細地討論怎樣改造這座荒蕪的花園的方法。

青蛙帶着滿肚子的喜歡，由池岸下石罅中跳出來聽。

終夜悲鳴的蟋蟀也暫時停止了牠的哭聲，由草叢中露出半個頭來，看他們討論。

他們悉心地討論，還用粉筆在石上畫了許多草圖，計劃着將來園中的種種佈置。

他們由黎明討論到早餐過後，還沒有商議好一件事——因為他們的意見有許多不能相同。

青蛙暗想道：「爲什麼他們還不動手作工，祇在那裏滔滔不息地討論呢？」

後來他們舍了將來的詳細的計劃，轉而討論改造這座廢園的入手的方法。

一人說：「應該先把惡草和荆棘斫除掉，然後才能把花木栽下。」

別一人說：「不然，應該先把花木運來，然後再去斫伐惡草和荆棘，因爲——」

別一人說：「不然，我表同情於Y君的話，惡草和荆棘如果不先除去，佳木好花是決不能栽

種的，因爲——」

其餘的人說：「不然，你的話錯了，我贊成B君的意見，因爲——」

他們各舉了許多理由，互相辯論着，還引了許多例來證明他們的話，由早餐的時候一直辯

論到正午，家家炊煙起了，還沒有停止，甚且因為意見不合，他們至於互相謾罵……而且扭打了，青蛙等得不耐煩了，哭喪着臉，不高興地，一步一步慢慢騰騰地仍舊走進石罅中去。蟋蟀的希望也漸漸地減少了，他不願意看見他們的爭鬪，終於把頭縮回草叢中，跑到牆角下，拖長他的音調，重複曼聲悲鳴起來。

荒蕪了的花園還是照舊荒蕪着。（選小說月報）

大恐懼

唐俟

現在計多人有大恐懼，我也有大恐懼。

許多人所怕的，「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我以爲「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只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猶太人，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未嘗改了稱呼。可見保存名目，全不必勞力費心。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却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纔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爲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太

特別，「粹」太多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爲中國人？」

於是乎從「世界人」中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却又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雨後

郭沫若

雨後的宇宙，

好像淚洗過的良心。

寂然幽靜。

海上泛着銀波，

天空還暈着烟雲，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漁舟一列地駢陳，

無人蹤印。

有兩三燈火，

在遠遠的島上閃明——

初出的明星！

